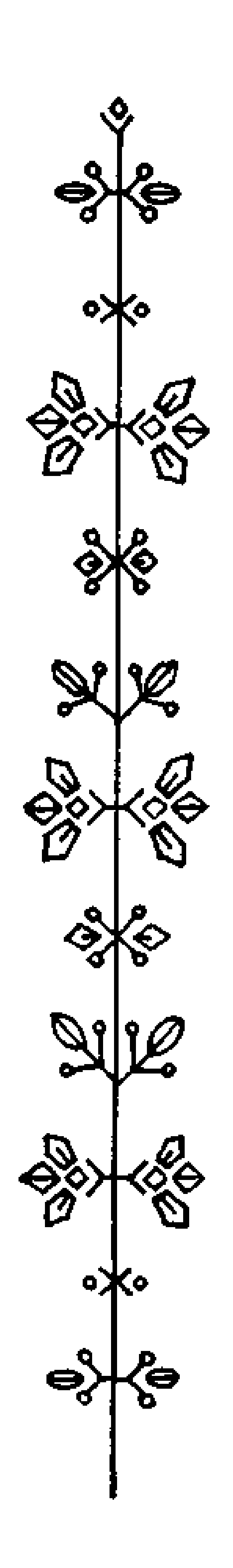
·诗苑译林·

狄金森诗选

江 枫 译

湖 南 人 民 出 版 社



·诗苑译林·

狄金森诗选

江 枫 译

近代史研究所惠存

译者 江枫

湖 南 人 民 出 版 社

狄金森诗选

江 枫译

责任编辑：汇 声

*

湖南人民出版社出版

（长沙市展览馆路14号）

湖南省新华书店发行 湖南省新华印刷二厂印刷

*

1984年10月第1版第1次印刷

印张：9.75 印数：1——10,100

统一书号：10109·1792 定价：（平装）1.25元（精装）1.95元



狄金森像

The Definition of
Beauty, is
That Definition
is none -
Of Heaven, easing
Analysis.
Since Heaven
and He
Are One.
Emily.

狄金森手迹

《诗苑译林》出版前言

翻译介绍外国优秀文学作品是"五四"以来新文学运动一个方面的重要工作，它的成就和它所具有的战斗意义，以及它对我国新文学的发展所起的作用，文学史家已经作出恰切的评价。为了让我国读者欣赏国外诗歌名作，翻译家们进行了辛勤的工作，使这些名作的艺术魅力在我国语言里再现出来，受到了欢迎和重视，产生了引人注目的影响。诗的翻译是比较艰苦的。诗是所有文学作品中要求最严格的一种体裁，诗所表现的是人类精微细致的优美感情。要克服语言的障碍，使这些文化珍宝再现在另一种语言里，绝不是用简单的替换方法可以做到的。我们在短促的、动荡的、战斗的几十年间，已经有这么多在广大读者中象传诵本国名篇一样传诵着的世界名诗名译，翻译家们的辛劳是应该受到尊敬和赞扬的。

文化交流是人类文化发展的一个很重要的条件。一个民族最奋发有为的时期，往往对人类文化贡献最多，也最积极地从事文化交流，最善于把自己的文化成果介绍给全世界，同时多方面地努力了解、鉴别和吸收对发展自己民族文化有益的各国文化成果。现代的中国就是这样的。

通过对外国诗歌的翻译介绍，我们看到，尽管使用的语言不同，各国优秀诗人对诗歌艺术的发展都作出了自己的贡

献。外国诗人广阔丰富的思想和感情世界，他们绚丽多彩的艺术经验，引起我国诗人的浓厚兴趣；他们在艺术上的勇敢探索，得到了热情的反应。我国诗歌界不断地予以介绍，不少我国现代诗人同时又是优秀的翻译家。

我们编印《诗苑译林》，就是希望以我们微薄的能力，为外国诗歌的翻译介绍工作的进一步发展做一点工作。《诗苑译林》的内容将是：一、“五四”以来翻译的外国诗歌名作，包括已出版而长期没有再印的，已发表但没有结集出版的专集或选集。二、至今没有译本，或虽有译本但不够完善的各国重要诗人的重要作品。三、各国各个时代、各个流派有代表性的著名诗人的选集、合集。我们希望，通过我们的工作，能够使读者对“五四”以来我国译诗成果有个较全面的了解，对世界诗歌艺术的发展有个较系统的认识。我们计划使《诗苑译林》逐步地成为一套较完整的世界诗歌文库。

《诗苑译林》的编印工作得以顺利进行，首先应该感谢翻译家们对我们的支持、关心和鼓励。也应该感谢湘潭大学彭燕郊教授，他在这套丛书的规划、组稿、审校等工作上，都曾付出过辛勤的劳动。我们愿以热忱、勤奋、审慎的工作，努力使这套丛书的每一本书在质量上都能让读者感到比较满意。我们热烈地期望大家不断帮助我们，使我们的工作能够做得更好一些。

湖南人民出版社译文编辑室

译　序

曾经被统称为“现代主义”的西方现代文学潮流，在今日的美国，已经发展到出现了所谓“后现代主义”乃至“后后现代主义”的阶段。对于这类文学的优劣成败，自然是一言难尽，而且也不可一概而论。

单就诗歌园地目前的状况而论，倒似乎可以说：草盛而苗稀。

然而上溯源头，应该承认，现代美国诗歌也曾有过充满活力的青春期。

艾米莉·狄金森(Emily Elizabeth Dickinson, 1830—1886)，象沃特·惠特曼(Walt Whitman, 1819—1892)一样，也是那一时期当之无愧的杰出代表之一。这位生前默默无闻，成年后终老独身，因而有“艾默斯特修女”之称的女诗人，于1830年12月10日将近午夜出生在美国马萨诸塞州当时还是个小镇的艾默斯特；在她祖父创办的艾默斯特学校受完中等教育而于1847年毕业后，在离家不远的芒特霍利约克女子学院就读不足一年，即告退学；从二十五岁开始，弃绝社交，足不逾户，在家务劳动之余埋头写诗；到1886年5月15日那个明媚的初夏黄昏，由于肾脏疾患而在昏迷中离去时，已给人间留下了自成一格、独放异彩、数量可观的篇什。

而在她生前，只有八首公开发表过；其余部分都是她死

后三十年内由亲友们整理、结集、陆续出版的。

1955年美国文学史上的一件大事，是哈佛大学出版社所属贝尔纳普出版社出版了托马斯·H·约翰逊编辑的《艾米莉·狄金森诗集》。这部三卷本诗集，收集了当时已知的1775首完整的诗篇和不完整的片断，并且附有全部异文，甚至再现了推敲和涂改的痕迹，从而使世人得以读到近乎原貌和近乎全貌的狄金森诗稿。

1958年，同一家出版社出版的托马斯·H·约翰逊和西奥多拉·沃尔德合编的三卷本《艾米莉·狄金森书信集》，对于理解狄金森其人其诗都是重大贡献。所收1049件书简，有一部分，诗即是信，信即是诗，绝大部分都可以认为是不分行的诗。

她的诗公开出版后，得到了越来越高的评价。美国当代著名诗人康拉德·艾肯(Conrad Aiken，1889—1973)1924年在《日晷》杂志上发表的一篇评论《艾米莉·狄金森》之所以被认为"具有重大历史意义"，就因为最早对她的成就——应该说，当时所能见到的成就——作出了恰当的高度评价。除了本世纪三十年代由于评论界的派别之见而一度有过分歧之外，经过半个世纪反复品评、深入研究，狄金森作为对美国文学作出了重大独创性贡献的大诗人的地位已经牢固确立。有人断言，她是公元前七世纪古希腊萨福以来西方最杰出的女诗人；有人就驾驭英语的能力而言，甚至把她和莎士比亚相提并论。这类赞颂之词是否溢美，可以争论，无可否认的是，几乎任何一部美国诗选或美国诗文选集，狄金森的诗都占据着显著的广大篇幅，狄金森的诗拥有众多的读者，产生了深

远的影响，和惠特曼的诗一样，已被公认为标志着美国诗歌新纪元的里程碑。

惠特曼是狄金森的同时代人。但是至少到1862年写信给她的"导师"希金森时为止，狄金森没有读过惠特曼。考虑到她的家庭背景，这也不足为奇。狄金森家是艾默斯特的名门大户。她父亲爱德华·狄金森两次出席州议会，一度当选国会议员，是当地最有声望的律师，笃信宗教，思想保守。被一些真真假假清教主义卫道士斥为渎神、伤风败俗的《草叶集》未能一登他家大雅之堂，倒应该说是理所当然。在她父亲看来，狄更斯和斯托夫人（《汤姆叔叔的小屋》作者）之流"时髦文人"都远比他小时候读的那些作家低劣。所以，据狄金森说，"他给我买了许多书，却又央告我不要读"，以免"搅乱我的思想"。可她还是偷尝了不少禁果。

狄金森和惠特曼一样，对诗歌的传统规范都表现了不驯的叛逆姿态。有人说，"惠特曼和狄金森写诗，都好象从不曾有人写过诗似的。"但是他们风格迥异，各趋一极。惠特曼的艺术境界是宏观的、外向的；狄金森则倾向于微观、内省。如果能用"豪放"表述惠特曼诗风的主要特征，也许可以说狄金森的艺术气质近乎"婉约"。

但是，她有时也会唱出这样的壮歌：

> 我的信念大于山 —
> 所以，山崩了 —
> 定会接过紫红轮盘
> 为太阳，引道 —

……………………………

我岂敢，吝惜这
关系重大的信念 —
免得天塌，是由于我 —
轴上的铆钉折断 —　　　　(766)

而风格迥异的两位同时代诗人不谋而合的反传统倾向，既是具有类似个性或个性侧面的表现，更有理由认为是历史条件使然。

他们所处的时代，在社会思想上是清教主义影响日趋衰微而余威犹在，文艺领域内后期浪漫主义已经气息奄奄却又无以为继，但是在政治上摆脱了殖民统治，加强了中央权力，并且在经济上解除了蓄奴制枷锁，工商业得以迅猛发展，甚至开始向外扩张的美国，日益意识到自己的力量，一种新的民族感情已经觉醒而正在加强。在文化上认为旧大陆月亮比新大陆月亮圆的时代也在成为过去，曾经作为前宗主国大不列颠文学支流而存在的美国文学，现在，强烈要求有自己的语言、自己的形象、自己的特征，总之，要求有自己的个性。

其实，爱默生（Ralph Waldo Emerson，1803—1882）早在1837年就以明白无误的语言表达过这种要求："不能永远靠外国宴席上的残羹剩菜过活"，"要用自己的脚走路"，"要讲出自己的思想"，而反对"在往古的枯骨中摸索或将一代活

人套进陈腐的面具”。

狄金森和惠特曼在思想感情上都和爱默生相通，都和时代精神相通。

诗，在美国，从什么时候获得“现代”面貌，从什么时候有了美国气派？这两位诗人，是并立的分水岭。

但是，时代精神从不自动地、必然地、普遍地在每一个诗人或作家笔下显现，而总是首先附丽于比较敏感的，或是其独特个性倾向恰巧和历史流向一致的少数人的作品；这些人就有意无意成了英雄。而狄金森的业绩却在死后三十年才得到追认。

狄金森的社会阅历不广，出了校门回到家门，就其主要活动内容而论，是个十足的家庭妇女。她是父亲的面包师，她父亲只爱吃她做的面包。父亲死后，母亲缠绵病榻，她和妹妹拉维妮亚都成了母亲身边更象母亲的体贴的护士。

但是就其独特个性而论，狄金森从小就是她诗篇中所显现的那个狄金森。她在学校读书时，福音主义的宗教气氛弥漫于她生活和学习所在的一切空间。学校，是教会的当然领地。但学生并不当然都是基督徒。芒特霍利约克学院一身二任的教师兼传教士懂得办学习班的妙用，曾经为一些非教徒办过崇拜基督的学习班，狄金森也有幸与列。这种学习班对于参加者所形成的精神压力是可想而知的。但是，据记载，当一个假期结束，新的学期开始，学习班又增加新学员时，一名老学员却退了出去。这一名老学员，据认为，就是艾米莉·狄金森。她终于到死也没有加入基督教会。

从二十岁起，她已经在写诗。1862，她三十二岁那一年，

为了写诗而写信求教于在《大西洋》月刊上发表文章指导青年习作者的托马斯·温特沃斯·希金森（Thomas Wentworth Higginson，1823—1911），并从此建立了终生未断的通信联系。但是希金森习惯于陈旧的维多利亚时代英诗规范，不是发现新星的伯乐。他给了她以他所能给的善意鼓励和他认为是有益的帮助，但是对于她的诗，他建议"推迟发表"。而她，竟把发表推迟到了身后。做一个诗人已经成了她的人生抱负之后，她也不愿让她的诗顺应流俗、任人宰割以谋求发表。正是在这种意义上，她说，"发表，是拍卖/人的心灵"，而她认为：

切不可使人的精神
蒙受价格的羞辱。（709）

诗如其人，诗即其人。狄金森的诗充分反映了她的独特个性。但是，只有个性，既不会有诗，也不会有诗人。诗的创作源泉，只能来自生活。狄金森的诗，也不例外。

狄金森自有狄金森的生活，虽然阅历不广，但是体验较深；虽有"修女"之称，却也尝味过爱的甜蜜和酸辛。

关于她的爱情故事，有几种不同的版本，最可靠的版本是她一部分闪烁其词的书信和诗篇。可以肯定的是，她爱过，她被爱过，她抱过希望，她终于绝望。

她告诉我们：

我啜饮过生活的芳醇 —

付出了什么，告诉你吧 —
不多不少，整整一生 —
他们说，这是市价。

他们称了称我的份量 —
锱铢必较，毫厘不爽，
然后给了我我的生命所值 —
一滴，幸福的琼浆！　　　　(1725)

虽然是“一滴，幸福的琼浆”，对于一个敏感如狄金森的诗人，居然也成了足够开掘一番的矿藏。她直接写“爱”、“爱与某人”、“所爱”和“爱人”的诗篇，就占了1775首中的123首。

她写爱的萌动，爱的燃烧，爱的丧失，有甜而不腻的喜悦，炽烈而蕴藉的吐露，苦而不酸的沉痛，绵绵难绝的长恨。爱，是她诗歌题材的重心，写来清新、别致。例如《“为什么我爱”你，先生》：

日出，先生，使我不能自已 —
因为他是日出，我看见了 —
所以，于是 —
我爱你 —　　　　(480)

她写相会：

我碎步急走过堂屋 —
我默默跨出门洞 —
我张望整个宇宙，一无所有 —
只见他的面孔！ (663)

她热爱自然，她以小山、日落……为她的游伴。她笼统写自然的，有34首，写花草虫鸟、一年四季、太阳、日出日落和风雨的，共有245首。

她写自然如写家园，她对自然界的一切“住户”，“丛林中美丽的居民”，草原上的三叶草、红门兰，无不满怀亲切柔情，而且观察仔细，常有精致入微、准确生动的真切描绘。

她坚持真实，对真实有一种不妥协的忠诚。她确信：“真与美是一体”。有些平凡的景象在她笔下写来，时而惊心动魄，时而悦目怡神。其魅力就在于总能使人感受到一种无可置疑，确实存在，却又是从不曾意识到的美。

日出，是象宇宙本身一样古老的题材，她却写得仿佛是崭新的最新发现，而且，有极其浓郁的“现代”感：

太阳出来了
它改变了世界的面貌 —
车辆来去匆匆，象报信的使者
昨天已经古老！

人们街头相遇
都象有一条独家新闻要报道 —

大自然的丰姿丽质
象巴蒂兹的新货，刚到 —　　　　(1148)

如果说这是一种前无古人而且是不可重复的写法，大概并不为过。好一个“昨天已经古老”!

她爱生活和生命，直接写这一主题的就有72首。她试图多侧面、多层次、多角度地探索、解释和表达生的意义。

她的诗里还有引人注目的大量死亡。因为在她所接触的狭小天地里，有许多亲友邻人由于疾病、战争(内战和外战)或贫困，先她而相继凋零。和死神打交道多了，以致连死也使她觉得“彬彬有礼”,而且“亲切”。由于人世间有比死更可怕更难忍受的事，所以，她并不畏死。

她写死亡，不同凡响,尤其和流行的感伤滥调大异其趣。既然生开始，死也就开始，她“并不害怕知道”,她视死如归。1886年 5 月她临终前留给她两个“小表妹”的最后一封遗书，只写了两个词构成的短促的一句:“归” (Called back)

她的死亡诗很有点一生死、齐彭殇的味道，却又不完全是，因为她虽不畏死，却更眷恋生活，一想到生活，就使她“心醉神迷”。她写死亡，甚至写死后的“体验”，往往是幽默和诙谐压倒了感伤，如：

因为我不能停步等候死神 —
他殷勤停车接我 —　　　　(712)

又如：

正是去年此时，我死去。
我知道，我听见了玉蜀黍，
当我从农场的田野被抬过 —
玉蜀黍的缨穗已经吐出 —

…………

我不知还有谁会思念我，
而当感恩节来临时，父亲
会不会多做几样菜 —
同样给我分一份 — (445)

应该补充一句，她笔下的“死亡”又岂止是指生命终止的那种现象，她的“死后”也不可仅仅读作心脏停止跳动以后。

而诙谐和幽默，倒确实是狄金森诗作的重要特色之一。早年，体现了她的开朗和黠慧；晚年，则反映着痛苦咀嚼得太久之后的回甘，再加上一份屡遭不幸所冶炼出来的坚韧：不仅是嘲讽丑恶的剑，而且是对抗横逆维护生存的盾。

她的思辨能力和想象力一样强，她写哲理，精辟深邃，耐人寻味，警句连翩。她主张，“要说出全部真理，但不能直说/成功之道，在迂回”：

真理的强光必须逐渐释放

否则，人们会失明 —　　　　(1129)

也许正因为信奉这种原理，并且认为“我们能猜的谜/我们很快鄙弃”，再加上在文字上力求简洁凝炼，她有些被称为“电报体”的哲理诗，跳跃大，转折多，取譬远而奇，会使读者难以追循她如风似电的思路轨迹，而显得晦涩费解。

一般情况下，她的理念总是带有可感知的特征，总是以有尺寸、有音响、有色彩、有质感的形体出现。例如：“希望是个有羽毛的东西”，会飞，会唱，有体温，栖息在人们心底。但也有些诗，几乎就是赤裸的理念本体：

有两个可能
有一个必然
还有，一个应该。
无限的折衷
是我愿！　　　　(1618)

似乎是几个情态动词的排列组合，却实在是足以引起无限生动联想的抽象。一个赤条条的真理，象一个全裸的维纳斯或一丝不挂的大卫，突然呈现在你面前，你能木然无所动于衷？你能不感觉到某种伴随着快感的启示和伴随着启示的快感？

狄金森的诗使我们懂得，最好不要给诗下太狭隘的定义。同时也提醒我们，不要轻易给她贴某一种特定的标签。

当然，上文所引，绝算不得这类诗的最佳样品。在这类

诗中，有更可爱，更耐人咀嚼的：

篱笆那边 —
有草莓一棵 —
我知道，如果我愿 —
我可以爬过 —
草莓，真甜！

可是，脏了围裙 —
上帝一定要骂我！
哦，亲爱的，我猜，如果他也是个孩子 —
他也会爬过去，如果，他能爬过！　　(251)

另一类，谈得较多的是上帝、天堂、永恒、不朽和信仰。这固然是她自身文化背景的某种反映，她毕竟是在浓厚的宗教气氛下成长起来的；然而在更大程度上，她常常是借宗教圣坛上的酒杯，浇自己胸中的块垒，用《圣经》的词汇和传教士的口吻发表她对人生的观感。

她的“天堂”，是她“难以企及”的地方；“苹果，挂在树上/只要高不可即/对于我，就是天堂”。而“天堂”之所以“完美”，是因为“现世无法为我们得到。”

“上帝”，则有时是“盗贼”，因为他剥夺；有时又是“银行家”，他贷给幸福，牟取高利，而且终于要索回；有时，是慈爱的“父亲”，在重大损失之后一再给“我”以“赔偿”；有时，是“远方一位高贵的恋人”；也有时：

上帝其实是个爱吃醋的神祗
他容不得我们俩同作游戏
而不是宁愿
和他在一起。　　　　　　　　(1719)

"上帝"，在她笔下成了宣泄喜怒哀乐的道具。对于宗教，她写道："有些人过安息日到教堂去/我过安息日，留在家里"。

宗教信仰难以形成又使她感到精神上无所依凭。清教主义影响和怀疑主义倾向同时并存，矛盾的心情常常跃然纸上。因为"有一星磷火，也比黑暗无光美好"。

一星磷火也找不到，就自己当上帝，自己创造天堂，创造太阳。这种上帝，就是诗人：

诗人，照我算计 —
该列第一，然后，太阳 —
然后，夏季，然后，上帝的天堂 —
这就是全部名单 —

但是，再看一遍，第一
似已包括全体 —
其余，都不必出现 —　　　　　　　(569)

其实，这也是一种信仰。爱默生就说过，人的本质不在物质，而在精神，人本身就是有限的造物主；诗人，是代表

美的君主，而美的艺术目的不在模仿，而在创造。

狄金森认为，“诗人，就是他/从平凡的词意中/提炼神奇的思想”，又说，诗人是“建造庙宇的工匠”。她直接写到诗人和诗的，有十几首。她早期曾写过类似于瓦伦丁节日戏谑诗如《醒来，九位缪斯……》那样的东西。但是当她认真对待时，她追求“活的”、“能呼吸”、“有生命”的诗。

从什么时候起，她决心写这样的诗，立志当这样的诗人，准确的年月已不可考。我们只知道，1862年是她创作欲最旺盛的一年，这一年她写了366首。她弃绝社交的理由，除了与爱情悲剧有关，似乎可以认为，至少有一个是为了写诗。她回避那些会以他们的谈吐使“我的狗也感到难堪”的男男女女，而宁愿以诗为伴侣。

灵魂选择自己的伴侣，
然后，把门紧闭 —
她神圣的决定 —
再不容干预 —

…………

我知道她，从人口众多的整个民族 —
选中了一个 —
从此，封闭关心的阀门 —
象一块石头 —　　　　(303)

创作的喜悦，补偿了生活中的失望与不幸。白天，操持家务时构思；夜晚，睡眠前推敲，写成白纸上的黑字。现在我们看到的1775首诗，有不少都是这样写成的。而且，有些，字里行间留下了家务劳动的痕迹：

如果你能在秋季来到，
我会用掸子把夏季掸掉，
一半轻蔑，一半含笑，
象管家妇把苍蝇赶跑。　　(511)

通读全集，不能不赞叹她在有限天地里的广阔视野。她有效地利用了有限的直接经验，她接触到和接触过的一切，她无不采撷入诗。家务劳动可以提供素材，学校生活是另一个源泉，以至她会写出上帝“在天上明亮的教室里讲课”之类的句子。

不仅如此，她还最大限度地利用可利用的间接经验。所以她可以说：

我从未见过荒原 —
我从未见过海洋 —
却知道石楠的形态
知道波浪的模样。　　(1052)

因为读过不少书，她可以骑乘“一页跳跃着的诗行”奔驟驰骋，也可以凭书本赋予的“翅膀”飞天巡航。她以丰富

的书本知识和特异的想象力来弥补阅历：

要造就一片草原，只需一株苜蓿一只蜂，
一株苜蓿，一只蜂，
再加上白日梦。
有白日梦也就够了，
如果找不到蜂。 (1755)

她的视线并未局限于她自我禁闭的象牙之塔和狭隘的自我探索。虽然应该承认，她果然是描绘灵魂世界风景画的丹青妙手；人类灵魂里应有的，她的笔下几乎尽有。于是，也就必然包括某些晦暗、低沉的色彩和情调。

通过阅读报刊，她也关怀家院以外的天地，而不乏刺时之作。她那个政治和经济实力不断膨胀的国家，已经从"希望的国土"逐渐沦落为美好理想的幻灭之乡。她曾在一封信里写道："请原谅我在一个疯狂世界中的清醒。"

她的关心是广泛的。她认为乞儿早死是由于"世道"：

这含笑、有礼、残酷的世界 —
走着寒武纪的古道 —
听不见畏怯的求告，"面包" —
"善心的太太，行行好" — (717)

她抨击"议会是根没有骨髓的骨头"；她指斥大人先生们的"信义是一种精致的虚构"；她反对诸如此类民主外衣下的

不民主，"真知灼见"服从"僵化的痴癫"的畸态：

附和，便是神智健全——
异议，便立刻危险——
便会有，对付你的锁链——　　（435）

但是她并非不爱她的国家。她也关心国家命运，甚至议论国际纠纷。她有一首诗讥评"大不列颠不喜欢那些星星"，表现了一种民族自豪和爱国热情：

我的国家不必更换服装，
那三件一套的十分漂亮，
依旧象在列克星顿裁制成，
第一次说"合身"时一样。　　（1511）

"那些星星"，显然是指美国；"三件一套"，显然是指"三权分立、互相制约"的国家体制。可见，艾米莉·狄金森也不排斥政治性的重大题材。她在相对意义上的内向，不是自由的选择，而是生活圈子狭窄强加给她的无可奈何的局限。

狄金森的创作盛期恰与南北战争同时，有八百首是在这场以废除蓄奴制告终的内战进行期间写成的。她没有正面写她不熟悉的战争，但也不回避战争。"成功的滋味最甜"、"胜利到来已晚"，显然有战火的烙印，同样反映了那场战争的还有：

活着，使人感到羞耻 —
这样勇敢的人已经捐躯 —
有幸的泥土令人嫉妒 —
掩埋着这样的头颅 —

墓碑记述，是为了谁
这位斯巴达勇士战死 —
为了自由，我们很少具备
他那种高贵的品质 —　　　　(444)

狄金森之所以会被她死后将近三十年才出现的意象派诗人视为先驱，是因为她的诗，应该说是到那时已经公开发表的那一部分，较之意象派共同信条起草人的作品更符合他们的信条。

一般情况下，她都使用普通人使用的口语，包括新英格兰地区的方言；但她有时也使用生僻、古奥的词汇，镶嵌科学术语，运用商界行话和宗教词汇，或是把拉丁语源的抽象词和盎格鲁撒克逊语源的实体词组合在一起，以增强语言的表现力。她的语言，一扫铅华，不事雕饰，质朴清新，有一种"粗糙美"，有时又如小儿学语而有一种幼稚的魅力。

在韵律方面，她基本上采用四行一节，抑扬格四音步与三音步相间，偶数行押脚韵的赞美诗体。但是，这种简单的形式，她运用起来千变万化，既不完全拘泥音步，也不勉强凑韵，押韵也多押近似的"半韵"或"邻韵"，有时干脆无韵。实际上已经发展成一种具有松散格律的自由体。

她对题材的选择，可以说有绝对的自由。在她的笔下，有取舍，无禁忌；局限只在于她本身直接经验的狭隘，特别是在长时期的自我幽禁之后，同外界的接触几乎断绝，她的思考日趋内向。

她的诗，如前所述，大多使用意象语言。她所塑造的意象，有一部分，可以认为坚实而清晰，较之后来一些意象派诗人完全排斥理念的“意象”更有深度而且丰满。但是，她的哲理警句诗却以机智、含蓄见长，而且不避抽象。

对于凝练的追求，狄金森的成就更为一般诗人难以企及。她总是力求用一种露珠般凝缩而闪光的语言表达或包含她的思想。她甚至为了获得简洁而不惜牺牲完整。

显然，意象派的信条概括不了狄金森诗作的艺术特征。从狄金森的作品中，几乎可以找得出现代主义各种流派的原始萌蘖。

狄金森和惠特曼，上承浪漫主义余绪，在部分作品中的表现毋庸讳言；下开现代主义先河，已经得到一致公认。

在师承狄金森的诗人群中，不仅有那些一度集合在意象主义旗帜下，后来分道扬镳而自立门户的诗人如艾兹拉·庞德、艾米·洛厄尔以及尊她为“守护神”的所谓“乡土诗人”威廉·卡洛斯·威廉斯等人，而且，还包括素有美国“普通人民诗人”之称的卡尔·桑德堡。

桑德堡的诗以直接讴歌人民力量、表达人民愿望的政治抒情诗居多，有鲜明的社会主义倾向。在风格上，一眼看去，确实可以认为是惠特曼的嫡系传人，但是他自己却承认，他得之于狄金森多过得之于惠特曼。

在我国，早自“五四”时代以来，就不断有人在学习、在翻译惠特曼，我国的新诗发展表明，这种努力有益而且必要。对狄金森的介绍，近年来刚刚开始，有理由相信，结果会证实为此而付出劳动同样值得。至少是因为，不同时了解惠特曼和狄金森就不足以认识美国现代诗歌的源流。更何况，狄金森的诗也确实大有可读。

我们不能指望她的诗作篇篇锦绣，甚至应该预计到，基本上作为半成品的手稿遗留下来的1775首诗，会有任何一个大家也难免会有的败笔和缺陷。但是，既经历史承认，当然不乏珠玑玛瑙。狄金森，在美国评论界已经成为竞相研究的课题，绝非偶然。

1981年，哈佛大学出版社的贝尔纳普出版社又出版了R. W. 富兰克林所编，售价高达一百美元一部的影印两卷本《艾米莉·狄金森手稿集》。此举的涵义是毋庸解释的。

艾米莉·狄金森的诗，是美国人民的珍宝，也是世界人民的共同财富。

现在呈献给读者的这一册汉译选集，当然远不足以反映狄金森诗的全貌，而只能是一个初步的、粗糙的介绍。应该承认，要充分认识狄金森，必须阅读原作。这不仅仅因为无论什么样的译作，即使是优秀的全译本，也难完全等同于从而代替原作，而且因为狄金森的诗，有一部分确实是不可译的。如果说狄金森对于美国现代诗的影响，除了建设性的一面之外，还有可以认为是破坏性的一面，幸而不可译的，恰恰是具有这种破坏性因素的部分：由于任意省略语法成分，颠倒语句和词序，过多地使用奇特的暗喻、转喻、转义、暗示

……而形成的符咒式文字。

狄金森的诗，使用大量的短破折号，以表达过渡、跳跃、省略成分，或者只是为了造成韵律上的起伏跌宕。译文只保留了行末的短划；行内的，均以逗点代替。

选译本译自托马斯·H·约翰逊编的《艾米莉·狄金森诗集》。译文右上角的数字，是约翰逊所加的序号，左下角是约翰逊主要根据手稿笔迹变化判断的创作年代，右下角为第一次公开发表的年代。

原诗，除少数例外，均无题，译文权以首行代题。

附录书简，选译自托马斯·H·约翰逊和西奥多拉·沃尔德合编的《艾米莉·狄金森书信集》，序号为原编者所加。

卷首所用艾米莉·狄金森像，为女诗人摄于1847年的银版照相，当时她年方十七。

译　者

一九八四年四月

北京　东厂胡同

目　录

醒来，九位缪斯 ……　(1)

1850年瓦伦丁周

醒来，九位缪斯，请为我唱神圣的一曲，
请用庄严的藤蔓缠束我这瓦伦丁节情书！①

创造世界是为了恋人，姑娘和痴心的情郎，
为相思，温柔的耳语，合为一体的一双。
在陆地，在海洋，在空中，万物都在求爱，
上帝从不制造孤单，你却独活在他的世界！
一个新娘，一个新郎，两个，成为一对，
亚当，和夏娃结偶，月亮，和太阳匹配。
生活已证明这条箴言，谁听从谁有幸福，
谁不向这位君王臣服，吊死在命运之树。
高的，寻找矮的，伟大，寻找渺小，
在这美妙的地球，谁寻找，谁能找到。
蜜蜂向花求爱，鲜花接受了他的求婚，
他们举行喜庆仪式，绿叶是祝贺的宾朋。

---

① 瓦伦丁节（2月14日），亦称情人节，以三世纪罗马基督教殉教者瓦伦丁命名。按西俗，这一天寄给异性朋友（不一定真是意中人）以表达爱情或只是为了戏谑的书信、贺节卡、画片或礼物，亦称瓦伦丁。信多诙谐之词，均匿名寄出。这首瓦伦丁诗是艾米莉寄给她哥哥的同班同学戈尔德的，署名C。诗中六位姑娘都确有其人，“卷头发的她”，就是年方十九的艾米莉自己。

清风和树枝调情，赢得了树枝的欢心，
舐犊情深的父亲，为儿子向姑娘求亲。
狂风暴雨驰逐于海滨，把哀歌悲声吟唱，
大海波涛，睁大忧郁的眼睛，遥望月亮，
他们的精神与精神相遇，他们庄严盟誓，
他，不再哀声叹息，她，悲伤也告消失。
蛆虫向凡人求婚，死亡要娶活的新娘，
黑夜，嫁给白昼，黎明，和黄昏成双；
大地是个风流小妞，苍天是忠贞的骑士，
大地颇爱卖弄风情，向她求婚未必合适。
箴言，对你也适用，现在就点你的大名，
要对你作一番权衡，同时指引你的灵魂：
你是人间的独奏演员，冷漠而且寂寞，
不会有亲密的伴侣，你这是自食其果。
难道不觉得，寂静的时刻，过分漫长，
哀思的打击沉重，为何哭泣而不歌唱？
这里，莎拉、艾丽莎和艾默琳多么美啊，
还有，哈莉特，苏珊，还有卷发头的她！
你的双眼瞎得可悲，却仍然可以看见
六位真纯、秀丽的姑娘，坐在树干上面；
小心，走到树下，再勇敢，往树上攀，
捉住你心爱的一位，不必介意时间空间！
然后带她到绿林深处，为她把新房建造，
送给她，她要的珠宝，鲜花，或小鸟 —
带来横笛，敲响小鼓，吹奏起喇叭 —

向世界问声好，走进那荣光焕发的新家！

1850　　1895

另有一片天空　　(2)

另有一片天空
永远安恬明媚；
另有一种阳光
即便是在黑夜；
别担心叶落，奥斯汀，①
别担心田野沉寂 —
这里有座小林
林中树叶长青；
有更美的花园
从不出现霜晶；
香花四季不谢
常有蜜蜂营营；
请吧，我的兄长，
来访我的园林！

1851　　1894

① 奥斯汀为艾米莉之兄。艾米莉在学校曾编手抄本刊物《林叶》。

在这神奇的海上 (4)

在这神奇的海上
默默地启碇扬帆，
嚯，领航，嚯！
你果真知道
没有狂涛怒卷
没有风暴的彼岸？

安详宁静的西方
有许许多多航船 ——
牢牢地碇泊休息 ——
我正领你前往 ——
登陆吧！永生！
嚯，终于到岸！

1853　　1896

穿过小径，穿过荆棘 (9)

穿过小径，穿过荆棘 —
穿过丛林和林间空地 —
在寂静的路上，绿林好汉
常在我们身边来去。

鸱枭迷惑不解地俯视 —
豺狼好奇得目不转睛 —
蛇的绸缎身躯
在一旁悄悄滑行 —

暴风雨触摸我们的衣裳 —
雷电扬起闪光的利剑 —
饥饿的兀鹰在巉岩
发出凶猛的嘶喊 —

山林神以手指相召 —
幽谷传来朦胧的呼唤“回来啊”—
这些就是那些伙伴 —
这条就是那条路

孩子们急忙回家。

约1858 1924

晨曦比以往更柔和 (12)

晨曦比以往更柔和 —
毛栗正变为深棕 —
浆果的脸颊更加丰满 —
玫瑰已离开小镇 —

原野穿起鲜红衣衫 —
枫树披上艳丽的头巾 —
为了不显得古板
我别了一枚别针。

约1858　　　　1890

我们输，因为我们赢过　　(21)

我们输，因为我们赢过
记住赢的赌徒，又一次
把他们的骰子投掷！

约1858　　1945

我有一枚金几尼* (23)

我有一枚金几尼 —
被我失落在沙滩上 —
尽管数额并不大 —
尽管还有许多锈 —
在我节俭的心目中 —
仍然不能不介意 —
以至为了找不见
坐在地上长叹息。

我有一只红胸知更鸟 —
经常整天唱歌曲 —
森林染得绯红时
他向远方飞了去 —
时间带来新的知更鸟
他们的新曲似旧曲 —
我仍为失去的行吟诗人
守在家里不出去。

* 几尼，旧时英国的金币。

天上有我一颗星
“普列亚德”是它的名，
偶然一时不留意
它的行踪难找寻。
天空虽然很拥挤，
光辉灿烂彻夜明，
我却丝毫不关心 —
没有一颗是我的星。

我的故事有寓意 —
有个朋友已失去 —
“普列亚德”、知更和金几尼
都是些名称，为它取。
当我含着眼泪唱，
唱出的这首伤心曲，
传到远方的土地上
和那负心人相遇时，
但愿深沉的内疚
永远纠缠他心底 —
愿他在这世界上
永不安宁无慰藉。

约1858　　　　1896

她已长眠在一棵树下　(25)

她已长眠在一棵树下
只有我还思念着她。
把她宁静的床榻触动 ——
她辨出了我的脚步声 ——
看啊，她穿上了衣衫
　　一派红艳！

约1858　　1896

但愿我是，你的夏季　（31）

但愿我是，你的夏季，
当夏季的日子插翅飞去！
我依旧是你耳边的音乐，
当夜莺和黄鹂精疲力竭。

为你开花，逃出墓地，
让我的花开得成行成列！
请采撷我吧 — 秋牡丹 —
你的花 — 永远是你的！

约1858　　　　1896

如果记住就是忘却　　(33)

如果记住就是忘却
我将不再回忆，
如果忘却就是记住
我多么接近于忘却。

如果相思，是娱乐，
而哀悼，是喜悦，
那些手指何等欢快，今天，
采撷到了这些。

約1858　　1894

花冠，可以献给女王　(34)

花冠，可以献给女王 —
月桂 — 献给卓越的
灵魂，或剑。
啊，但是赠给我 —
啊，但是赠给你 —
豪侠的自然 —
慈善的自然 —
公正的自然 —
请规定，用玫瑰！

约1858　　1945

没有人认识这朵玫瑰　(35)

没有人认识这朵玫瑰 —
它很可能漂泊流离，
若不是我从路旁拾取，
把它捧起，奉献给你。

只有一只蜜蜂会思念 —
只有一只，蝴蝶 —
从远方旅行匆匆归来
在它的胸脯，息歇 —

只有一只小鸟会惊异 —
只有一阵轻风会叹息 —
象你这样的小玫瑰
凋零，多么容易！

约1858　　　　1891

当我算计着那些种子　(40)

当我算计着那些种子
撒在地下的那些，
不久会鲜花怒放 —

当我默记着那些人
躺卧得那么低下，
被认为高在天上 —

当我相信那座林园
那凡人看不见的 —
凭信仰采撷它的花
躲避它的蜂，我就能
放过这个夏季，毫不勉强。

约1858　　　　1945

我掠夺过树林　(41)

我掠夺过树林 —
那信任一切的树林。
那些不知怀疑的树
捧出苔藓和刺果，
供我欣赏，使我快乐。
我打量他们珍奇的首饰 —
我伸手抓，我带了回去 —
那庄严的铁杉会怎么说 —
那橡树会怎么说？

约1858　　　　1955

心啊，我们把他忘记 (47)

心啊，我们把他忘记！
我和你 — 今夜！
你可以忘掉他给的温暖 —
我要把光忘却！

当你忘毕，请给个信息，
好让我立即开始！
快！免得当你迁延 —
我又把他想起！

约1858　　　　1896

那样重大的损失一连两次　(49)

那样重大的损失一连两次，
都已在泥土下边。
两次，我都象个乞丐
站在上帝门前。

天使，曾两次降临
赔偿我的损失 —
盗贼！银行家 — 父亲！
我又一贫如洗。

约1858　　　　1890

成功的滋味最甜　　(67)

成功的滋味最甜 —
从未成功者认为。
有急切的渴求，
才能品出蜜的甘美。

今日执掌大旗的
衮衮诸公队列里
没有人能象他那样真切
道出胜利的真谛 —

他，战败，垂死 —
失聪的耳边突然响起
遥远的凯歌旋律
极端痛苦而清晰。

约1859　　1878

“大角”是他另一个名称　(70)

“大角”是他另一个名称 —
我宁愿叫他“星星”。
科学也太讨厌
竟干涉这类事情！

有一天，我踩死一条小虫 —
一位“学者”恰巧路过 —
咕哝了一声“百足”，“蜈蚣”！
“哦，上帝，我们多么脆弱”！

我从林中采来一朵花 —
一位戴眼镜的怪物
一口气数清了雌蕊的数目
给她分“科”归“属”！

以前我常用帽子
把蝴蝶扣住 —
如今他端坐在标本箱里
忘掉了苜蓿。

曾经叫做“苍天”的
现在成了“顶空”——
时间的假面舞会散场后
我打算去的地点
可能也标上了经纬线。

哪怕南北两极高兴得跳起来
头脚颠倒竖倒立！
但愿我已为“最糟”的厄运准备好，
管它发生什么恶作剧！

也许“天国”已变了样——
我希望那里的“孩子们”
在我到达时不至于太“时髦”
以至于嘲笑我，对我瞪眼睛——

我希望天上的那位父亲
愿意提携他这
古板、淘气的小姑娘——
越过那珍珠镂成的门框。

约1859　　　　1891

明丽的是她的帽子 (72)

明丽的是她的帽子，
明丽的是她的面颊，
明丽的是她的裙子，
她却已不能说话。

最好是象那雏菊，
从夏季的山坡消失，
没有人为她作记录，
除了含泪的小溪 —

除了多情的朝阳
寻找她的面影，
除了无数双脚步
在那地方暂停。

约1859　　　　　　　　　　1914

我从未在听到“逃走”时　(77)

我从未在听到“逃走”时
不伴有脉搏的加快，
突然的企望，
飞的姿态。

我从未听说广阔的牢监
曾经被狱卒砸开，
我仍稚气地撼动铁窗
只能是又一次失败。

约1854　　　　1891

上天堂去　(79)

上天堂去！
我不知道什么时候 —
请不要问我为什么！
我确实感到惊讶
想不出怎样回答！
上天堂去！
听起来多么难受！
然而一定会做到
就象羊群在夜晚
一定回到牧羊人的怀抱！

也许你也在前往！
谁知道呢？
如果你先到了
只须给我留一点空地
靠近我失去的那两个 —
最小的“袍子”就合我的身
有一小顶“冠冕”也就可以 —
因为你知道，我们回家

对于穿戴，从不介意 —

我高兴我不相信
因为相信会使我停止呼吸 —
我还要再看一看
这奇妙的大地！
我高兴他们确实相信
自从那个壮丽的秋季午后
我送他们入土的时辰
我再也没有看见他们。

约1859 **1891**

我们的生活是瑞士　　(80)

我们的生活是瑞士 —
安静，而且冷清 —
只是偶尔有个午后 —
阿尔卑斯忘挂帘幕
于是我们眺望远处！
意大利在那一边！①
而象边防线上的哨兵 —
庄严的阿尔卑斯
迷人的阿尔卑斯
永远，阻隔在中间！

约1859　　　　1896

---

① 阿尔卑斯山横亘在寒冷的瑞士与温暖的意大利之间。意大利常被视为光明与温暖的象征。

她的胸前宜佩珍珠　　(84)

她的胸前宜佩珍珠，
可惜我不是"潜水员"——
她的头颅宜登王座，
可惜，我没有冠冕。

她的心，宜作家室——
我，一只小麻雀——
用香甜的枝蔓，在那里
构筑我久居的巢穴。

约1859　　1894

新的脚在我花园里行走 (99)

新的脚在我花园里行走 —
新的手指在拨弄泥土 —
榆树上一位民谣歌手，
歌声里有寂寞流露。

新的孩子们在绿茵上游戏 —
新的困倦者在地下熟睡 —
忧郁的春天依旧归来 —
白雪，依旧准时飘坠。

约1859　　　　　　1890

有一门科学，学者叫它 (100)

有一门科学，学者叫它 —
"比较解剖学" —
能使单独一块遗骨
吐露秘密，展现出这大地
某种罕见或已绝迹
已化为岩石的住户。

同样，在眼睛的勘探下
这草地温驯的小花
在冬季的某一天，
是黄金的矿样，它体现
数不清的彩蝶
各种玫瑰和睡莲。

约1859 1890

果真会有个“黎明”　　(101)

果真会有个“黎明”？
是否有“天亮”这种东西？
我能否越过山头看见，
如果我高与山齐？

是否象睡莲有须根？
是否象小鸟有羽毛？
是否来自著名的国家
——为我从不知晓？

哦，学者！哦，水手！
哦，天上的哪位圣人！
请告诉这小小的漂泊者
那地方何在，它叫“黎明”？

约1859　　　　1891

是这样一艘小小的，小小的船　(107)

是这样一艘小小的，小小的船
颠荡着驶下港湾！
是这样殷勤的，殷勤的海洋
招引它，向前！

是这样热切的，热切的波浪
轻轻拍着它出航 一
宏伟的巨舰绝猜不出我的小船
迷失了，方向！

约1859　　　　　　　　　　　　1890

外科医生举起手术刀 (108)

外科医生举起手术刀
必须非常小心！
颤动在锐利锋刃下的
待决犯，是生命！

约1839　　　　1891

蜜蜂对我毫不畏惧 (111)

蜜蜂对我毫不畏惧。
我熟识那些蝴蝶。
丛林中美丽的居民
待我都十分亲切 —

我来时溪流笑声更亮 —
清风嬉戏更加狂放；
为什么你的白银使我目迷，
哦，夏季的阳光？

约1859　　　　1890

我们有一份黑夜要忍受　　(113)

我们有一份黑夜要忍受 —
我们有一份黎明 —
我们有一份欢乐的空白要填充 —
我们有一份憎恨 —

这里一颗星那里一颗星，
有些，迷了方向！
这里一团雾那里一团雾，
然后，阳光！

约1859　　　　　　　　　　　　1890

这是什么旅店 (115)

这是什么旅店
供特殊的旅客
歇宿过夜？
店东家是谁？
女仆在哪里？
哦，多怪的房间！
没有彤红的炉火 ——
没有溢酒的杯盏 ——
关亡人！店东家！
谁，在那下边？

约1859 1891

呐喊着鏖战固然非常勇敢 （126）

呐喊着鏖战固然非常勇敢 ——
我却知道，
攻击内心苦恼的骑兵
更加英豪。

战胜，不会有举国欢庆，
倒下，不会有人发现，
不会有人以爱国的热忱注视他
闭合的眼帘。

我们相信，白衣天使
会举行盛大游行 ——
步伐整齐，队列庄严
向这样的战士致敬。

约1859　　　　　　　　　　　　1890

在诗人歌咏的秋季以外 (131)

在诗人歌咏的秋季以外
还有散文式的几天
略微在白雪这一侧
已经是雾汽那一边 —

几个锋利的清晨 —
几个禁欲的黄昏 —
去了，布莱恩特先生的“黄花” —
汤姆逊先生的“稻捆”。

安静下来了，溪涧的喧嚣 —
关闭了，芳香的阀门 —
催眠的手指轻轻抚摸着
多少小精灵的眼睛 —

也许会有个松鼠留下 —
分享我忧郁的情思 —
哦主，赐给我阳光灿烂的心吧 —
以承受你劲风的意志！

约1859 1891

泥土是唯一的秘密 (153)

泥土是唯一的秘密 —
死亡，是仅有的一个
你无法从他的“家乡”
查出他的全部情况。

没有人认识“他的父亲”—
他从不是一个“孩子”—
没有任何游戏伴侣，
也没有“早年的历史”—

勤奋！言语简洁！
守时！严肃稳重！
象盗匪一样放肆！
比小河流水安静！

象飞禽，他也垒窝！
他的巢常被基督洗劫 —
一只又一只知更鸟
偷偷溜进去安息！

约1860 1914

我的河在向你奔来　(162)

我的河在向你奔来 ——
欢迎么？蓝色的海！
哦，慈祥的海啊 ——
我的河在等候回答 ——
我将从僻陋的源头
带给你一条条溪流 ——
说啊，接住我，海！

约1860　　1890

受伤的鹿，跳得最高 (165)

受伤的鹿，跳得最高 —
我听猎人说过 —
那不过是死的极乐 —
然后，制动器沉默！

被敲击的岩石迸出火花！
被践踏的钢板弹跳！
总是显得更红的脸颊
正由于肺痨在叮咬！

欢乐是痛苦的铠甲 —
用它严密包裹好，
免得有谁见到了血，
惊叫："你受伤了！"

约1860 1890

一个毛茸茸的家伙　(173)

一个毛茸茸的家伙，没有腿脚
奔走，却胜过寻常步履！
象天鹅绒的，是他的面容，
他的肤色，暗褐！

有时，他住在草丛！
有时，高在枝头，从那里
穿一身长毛绒外衣
跌落在过路行人身上！

这一切，都在夏季，
但是当凉风惊动丛林居民，
他搬进锦缎的宅邸，
摇头晃脑，引线牵丝！

然后，比贵妇人更俏丽
出现在阳春时节！
每一个肩头一片华羽，
认不出往日形迹！

有人，叫他鳞翅目幼虫！
而我！我算什么，
却道出蝴蝶
有趣的秘密！

约1860　　　　　　　　　　　　　　1929

如果我能用一朵玫瑰买通他们 (179)

如果我能用一朵玫瑰买通他们
我愿带去生长在从艾默斯特镇
直到喀什米尔的每一朵花！
我不会停步，无论是为了黑夜，风雨 —
为了严寒，死亡，或任何缘故 —
我的事，如此重大！

如果他们会为一只鸟鸣而留连
我的手鼓就会顿时间
在四月的丛林中敲响！
一整个漫长的夏季永不疲倦，
而当冬季把树枝摇撼，
我只会唱得更加嘹亮奔放！

他们听见了又能怎样？
谁知道，这样一种
苦苦的祈求，会不会
终于起点作用？
谁知道，厌倦了乞讨者的面貌 —

他们会不会最后说出，够了 —
把她赶出大厅？

约1860　　　　　　　　　　　　　　　　　　　1935

如果知更鸟来访　　(182)

如果知更鸟来访
我已不再呼吸，
请给系红领结的那一位
一点怀念的面包屑。

如果我不能向你道谢，
由于沉沉酣睡，
你会知道，我在用
僵硬的嘴努力！

约1860　　1890

“信义”是一种精致的虚构 (185)

“信义”是一种精致的虚构
纵然，绅士们能够“看见”—
显微镜却不轻率保证
会在危急关头发现。

约1860 1891

苍天不能保守秘密 (191)

苍天不能保守秘密！
把它告诉了青山 —
青山，只告诉果园 —
果园告诉黄水仙！

小鸟，偶然，飞过 —
无意中听个真确 —
如果我贿赂那小鸟 —
谁知她会不会说？

可是我想还是不要 —
还是不知道，更好 —
如果，夏季是公理，
什么妖术能使雪飘？

守着秘密吧，天父，
我不想，即使能，知道，
那些蓝宝石家伙在你
时新的世界里干些什么？

约1860　　　　1891

我从蜜蜂家偷来的 (200)

我从蜜蜂家偷来的
为了，你——
甜蜜的借口——
他宽赦了一切！

约1860　　　　　　　　　　　　　1894

花，不必责备蜜蜂　　(206)

花，不必责备蜜蜂 —
寻求他的幸福
频繁地登门 —

只须教会你的女仆 —
再来客，就说，
女主人“外出”。

约1860　　　　1935

如果蓝铃花为爱慕她的蜜蜂 (213)

如果蓝铃花为爱慕她的蜜蜂
松开她的腰带
蜜蜂是否还会一如既往
对她虔敬崇拜?

如果"天国"竟被说服
放弃珍珠的城堡 —
伊甸能否成为伊甸,①
天主,仍是天主?

约1860　　　　1891

① 伊甸,基督教《圣经》中所说的天上乐园。

我品味未经酿造的饮料 (214)

从珍珠镂成的大酒杯里，
我品味未经酿造的饮料；
并非莱茵河畔所有的酒桶
都能产出这样的醇醪！①

我陶醉于清新的空气，
我豪饮那晶莹的露水，
在漫长的夏季，我常从
熔蓝的酒店蹒跚而归！

当“店主人”把酩酊的蜜蜂
驱赶出毛地黄花的门庭，
蝴蝶也不再浅酌细斟，
我却要更加大口狂饮！

直到天使摇晃着白色小帽，
和那些圣徒，奔向明窗，
争看这小小的酒徒

① 欧洲莱茵河流域以产名酒著称。

斜倚着太阳。

约1860　　　　　　　　　　1861

什么是，“天堂” (215)

什么是，“天堂” —
谁居住在那里 —
他们是否“农民” —
他们是否用“锄” —
他们是否知道这里是“艾默斯特” —①
是否知道我也来了，正在赶路 —

他们是否穿“新鞋”，在“伊甸园”里 —
那里，是否永远欢快 —
他们是否会咒骂，如果我们想家 —
是否会去报告上帝，说我们不乖 —

你是否确实相信，在天上 —
有那样一个人，象是“父亲” —
以至我在那里，若有失误 —
或是做了保姆叫作“该死”的事情 —
不会要我在“碧玉”上赤脚走路 —

---

① 艾默斯特镇，狄金森长期居住的地方。

赎过罪的人们，不至于嘲笑我——
也许，"伊甸园"不象
新英格兰这样寂寞！①

约1860　　　　　　　　　　1945

① 新英格兰，美国东北部的六个州，包括狄金森家乡所在的马萨诸塞州在内。

救世主！我无处可以诉说 (217)

救世主！我无处可以诉说 —
所以来，打搅你。
我忘掉你已经很久 —
你，是否还能把我想起？
我远道而来，并非为我自己 —
我的分量有限 —
我带来一颗心却十分宏伟，
我已无力负担 —
这颗心，装在我的心里 —
以至我的心变得过分沉重 —
奇怪，它的重量还在增大 —
是否太大了，你难以收容？

1861　　　　　　　　　　1929

凯蒂走路…… (221)

凯蒂走路，这单纯的一对
　　陪伴在她身边，
凯蒂奔跑，他们一路跟随
　　不知疲倦，
凯蒂下跪，爱她的双手
　　仍抱着她虔诚的膝 —
啊，凯蒂，可以笑对命运，
　　有这两个如此亲密！

约1861　　　　　　　　　　1931

今天，我是来买笑容的 (223)

今天，我是来买笑容的 —
只不过买一点笑意 —
那最小的一点在你脸面
对于我，正好合适 —
那一点，别人不会思念
它的光，十分微弱 —
我在“柜台”前问：先生，
是否可以，卖给我 —
我有钻石，戴在手指 —
你知道什么是钻石？
我有红宝石，象黄昏的血 —
还有，象星星的黄玉！
这简直是犹太式的“交易” —
请问，先生，是否可以？

約1861　　　　1929

天堂，为我难以企及　(239)

天堂，为我难以企及！
苹果，挂在树上 —
只要高不可即 —
对于我，就是天堂！

游动浮云上的色彩 —
山后，禁止涉足的围场 —
和那后面的房舍 —
就是乐园，所在的地方！

约1861　　1896

我爱看痛苦的表情　(241)

我爱看痛苦的表情，
因为我知道它真实 —
人们不能佯作剧痛
也不能，假装惊厥 —

目光一旦呆滞，就是死 —
人们无法伪造出
由衷的痛苦在额头
串起的一颗颗汗珠。

约1861　　1890

为什么，他们把我关在天堂门外 (248)

为什么，他们把我关在天堂门外？
是我唱得，歌声太高？
但是，我也能降低音调
畏怯有如小鸟！

但愿天使们能让我再试一试 —
仅仅，试这一次 —
仅仅，看我，是否打搅他们 —
却不要，把门紧闭！

哦，如果我是那一位
穿“白袍”的绅士 —
他们，是那敲门的，小手 —
我是否会禁止？

约1861　　　　　　　　　　　　1929

暴风雨夜，暴风雨夜 (249)

暴风雨夜，暴风雨夜！
我若和你同在一起，
暴风雨夜就是
豪奢的喜悦！

风，无能为力 —
心，已在港内 —
罗盘，不必，
海图，不必！

泛舟在伊甸园 —
啊，海！
但愿我能，今夜，
泊在你的水域！

约1861　　　　　　　　1891

我要不停地歌唱　(250)

我要不停地歌唱！
鸟儿会超越过我
向更黄的气候飞行 —①
每一只都有知更鸟的抱负 —
我，有我的红胸脯 —
我有我的音韵 —

晚了，要在夏季占一席位置 —
但是，我会唱出更丰满的曲调，
黄昏星的歌比晨曲更美，先生 —
早晨，不过是中午的幼苗 —

约1861　　1935

① 黄：黄金的色彩，成熟的色彩。

篱笆那边 (251)

篱笆那边 —
有草莓一棵 —
我知道，如果我愿 —
我可以爬过 —
草莓，真甜！

可是，脏了围裙 —
上帝一定要骂我！
哦，亲爱的，我猜，如果他也是个孩子 —
他也会爬过去，如果，他能爬过！

约1861 1945

“希望”是个有羽毛的东西　(254)

“希望”是个有羽毛的东西 —
它栖息在灵魂里 —
唱没有歌词的歌曲 —
永远，不会停息 —

在暴风中，听来，最美 —
令人痛心的是这样的风暴 —
它甚至能窘困那温暖着
多少人的小鸟 —

我曾在最陌生的海上 —
在最寒冷的陆地，听到 —
它却从不向我索取
些微的，面包。

约1861　　1891

死去，只需片刻 (255)

死去，只需片刻 —
据说，并不痛苦 —
只是逐渐，逐渐昏迷
然后，视力全无 —

系一天黑色缎带 —
帽上佩戴服丧标志 —
然后，美丽的阳光照耀
帮助我们忘记 —

离去的神秘的那一位 —
若不是由于我们的爱 —
已经睡最香甜的一觉 —
再不知困倦疲惫 —

约1861 1935

在冬季的午后 (258)

在冬季的午后
有一种斜射的光
令人压抑，象有
教堂乐声的重量。

我们受神圣的伤
痕迹无从寻觅，
心情的变化
蕴涵着真意。

没有人能讲解，
这是绝望的印章 ——
庄严的折磨
来自天上。

它来时，山水谛听，
阴影屏息，
它去时，遥不可及，
象遥望死亡的距离。

约1861　　　　　　　　　　1890

晚安，是谁吹灭了烛光 (259)

晚安，是谁吹灭了烛光？
无疑，是嫉妒的风 —
啊，朋友，你不会理解
天使们在那烛芯上
曾辛勤工作了多久 —
此刻，却由于你而熄灭！

它原本可能，成为一位
暗夜漂泊的水手
苦盼着的灯塔火星！
它原本可能，是渐暗的灯 —
会唤醒营地鼓手敲响
纯洁的起床鼓声！

約1861　　　　1891

我见过的唯一鬼魂　　(274)

我见过的唯一鬼魂 —
衣服镶着梅克林花边 —
脚上不曾穿鞋 —
走路如同雪片 —

象小鸟，步履无声 —
但是迅疾有如鹿奔 —
他装扮得古怪，有如镶嵌 —
也许，象槲寄生 —

他难得讲话 —
他的笑，象风 —
起伏如同涟漪 —
消失在抑郁的林中 —

我们相遇十分短暂 —
他对我，自感羞惭 —
自从那骇人的一天
上帝禁止我向后看！

约1861　　　　　　　　　　1891

英语有许多词组 (276)

英语有许多词组 —
我只听见一句 —
轻柔，有如蟋蟀的笑声，
洪亮，有如雷霆 —

低沉，有如古老里海的合唱，①
当晚潮开始催眠 —
用一种新的变音说出 —
有如一只夜航的鹰 —

以优美动听的拼音
闯入我单纯的梦境 —
轰鸣着它的希冀 —
直到我惊醒，哭泣 —

不是由于使我苦恼 —
是由于强大的欢欣 —

① 里海，位于欧亚大陆之间。

请再说一遍，撒克逊！[1]
嘘！只对我一人！

约1861　　　　　　　　　　　　　　　　　　1935

① "撒克逊"，一作"英语"。

知更鸟是我评判乐曲的标准 (285)

知更鸟是我评判乐曲的标准 —
因为我生长在知更鸟生长的地方 —
但是，如果我生来是只杜鹃 —
我要凭他的名义起誓 —
他那熟悉的歌是最美的歌曲 —
金凤花，是我理想的花 —
因为我们都在果园中萌发 —
但是，如果我生长在不列颠
我会把雏菊一脚踢出老远 —
只有毛栗，适合十月 —
因为，通过它的坠落
季节掠过，有人这样教我 —
没有白雪覆盖的大地
对于我，冬季就是假的 —
因为我以新英格兰方式看待一切 —
女王衡量事物，也象我 —
用自己家乡的尺子 —

约1861　　　　1929

我是无名之辈，你是谁 (288)

我是无名之辈，你是谁？
你，也是，无名之辈？
这就有了我们一对！可是别声张！
你知道，他们会大肆张扬！

做个，显要人物，好不无聊！
象个青蛙，向仰慕的泥沼 —
在整个六月，把个人的姓名
聒噪 — 何等招摇！

约1861 1891

单独，我不能　　(298)

单独，我不能 —
来访，总不断 —
不留记录的宾客 —
为难坏了门键 —

他们不穿衣袍，没有处所 —
不用历书，没有姓名 —
只有共同的家世
象精灵 —

他们来了，也许知道 —
内部信使会传报消息 —
他们离去，从不知晚 —
因为，他们从不离去 —

约1861　　1932

象一种老式奇迹剧 (302)

象一种老式奇迹剧
当夏季的时光完毕 —
对夏季的回忆
和六月的往事

象无尽无休的传奇
象绿林中的小个子约翰 —
象灰姑娘的栗色马 —
象蓝胡子的那些房间 —

她的蜂有虚幻的哼鸣 —
她的花，如梦 —
使我们欣喜，以至几乎流泪 —
他们如此逼真 —

回忆她似重温歌曲，
当乐队寂静无声 —
小提琴放回琴匣 —
耳朵和天都麻木僵硬 —

约1862 1914

方

灵魂选择自己的伴侣　(303)

灵魂选择自己的伴侣，
然后，把门紧闭 —
她神圣的决定 —
再不容干预 —①

发现车辇，停在，她低矮的门前 —
不为所动 —
一位皇帝，跪在她的席垫 —
不为所动 —

我知道她，从人口众多的整个民族 —
选中了一个 —
从此，封闭关心的阀门 —
象一块石头 —

约1862　　　　　　　　　　　　　　1892

---

① 以上两行，亦可译为：
　　神圣的多数对于她 —
　　再没有意义 —

白昼行动迟缓，直到五点 (304)

白昼行动迟缓，直到五点 —
才跳到山前
象耽搁了的红宝石，也象毛瑟枪火光 —
突然喷溅 —

紫红不能长久占有东方
朝阳到处摇撼
象黑夜包裹起来的，晶莹黄玉 —
刚被那位夫人展现 —

欢乐的风，带着铃鼓 —
小鸟，满怀柔情蜜意
围绕着她们的王子排列成行 —
风，是她们的王子 —

果园象犹太人，珠光宝气 —
好不令人神旺，
作客在这宏伟的场地 —
白昼的，厅堂 —

约1862　　　　1891

绝望有别于　　(305)

绝望有别于
恐惧，犹如
失事的一瞬 —
和失事已经发生 —

心地平静 —
满足，犹如
塑像上的眼睛 —
它知道，欲看不能 —

约1862　　　　　　　　1914

他用手指摸索你的灵魂 (315)

他用手指摸索你的灵魂
象琴师抚弄琴键
然后，正式奏乐 —
他使你逐渐晕眩 —
使你脆弱的心灵准备好
迎接那神奇的一击 —
以隐约的敲叩，由远而近 —
然后，十分徐缓，容你
有时间舒一口气 —
你的头脑，泛起清凉的泡 —
再发出，庄严的，一声，霹雳 —
把你赤裸灵魂的外衣，剥掉 —

巨风的指掌抱握住森林 —
整个宇宙，一片宁静 —

约1862　　　　1896

这风不是来自果园，今天 (316)

这风不是来自果园，今天
来得更远 —
不曾停步和干草嬉戏 —
不曾掀动帽沿 —
他是个喜怒无常的家伙 —
名不虚传 —

如果他在门口留下一枚针球果
我们就知道他是从枞树上爬过的 —
但是枞树在哪里，说吧 —
你是不是到过那里？

如果他带来了苜蓿花香 —
那是他的事，与我们无关 —
那是他和割草人在一起 —
在割草的香甜间隙里
消磨过他的时光 —
六月的白天，他就是这样 —

如果他抛掷黄沙，卵石 —
残梗剩秸，小孩的帽子 —
偶尔折断教堂高塔的尖顶 —
粗声吼叫“喂，快躲开”，
谁会象个傻瓜留下来？
你会，喂 —
你会象个傻瓜留下来？

约1862　　　　1932

我告诉你太阳怎样升起　(318)

我告诉你太阳怎样升起
升一次，一条缎带 —
塔尖在紫水晶里泳浴 —
清新的景色象松鼠奔跑 —
山峦摘掉她们的帽子 —
食米鸟，开始鸣唱 —
于是我轻声自言自语 —
“那一定就是太阳”！
但我不知他怎样下落 —
似乎有一道紫色阶梯 —
穿黄衣的小男小女
不断地向上攀去 —
直到翻越过边界 —
一位灰衣袍神父
轻关上黄昏栅门 —
领走他那些信徒 —

約1860　　　　1890

仿佛我乞讨寻常施舍　(323)

仿佛我乞讨寻常施舍，
一位陌生人把一个王国
塞进我惊讶的手里，
而我，站着，不知所措 —
仿佛我询问，东方
是否有一个给我的早晨 —
它竟提起紫红水闸，
用黎明把我冲击成齑粉！

约1858　　　　1891

有些人过安息日到教堂去 (324)

有些人过安息日到教堂去 —
我过安息日，留在家里 —
让食米鸟充当唱诗班领唱 —
礼拜厅堂是果园的园地 —

有些人过安息日穿白色法衣 —
我只是插上我的翅膀 —
我们的小司事不去教堂敲钟，
却在我身边为我歌唱。

上帝赞扬，一位杰出的教士 —[①]
他布道，从不很长 —
于是，省得远上天廷 —
终于，我也同往。

约1860　　　　　　　　　　　　　　1864

---

① "赞扬"，原文"preaches"，我理解为"preaches up"。否则，后面的"at last……"就不好讲。

我不会用脚尖跳舞　(326)

我不会用脚尖跳舞 —
没有人传授我技艺 —
但是我的内心深处，时常
感到一阵欣喜：

如果我有跳芭蕾的知识 —
我将到各地去应用
以绝妙的旋舞使舞剧团失色 —
使杰出的女演员发疯。

纵然我没有华丽的服装 —
头发上也没有小卷，
不会单足跳向观众，象小鸟
一只脚在半空虚悬，

不会让我在绒球中被举起 —
在雪白的轮中转动
直到从舞台上消失，满堂轰鸣
要求再来一次的喝采声 —

也没有任何人知道我懂得
我说得轻松的这门技艺 —
也没有一张海报对我吹捧 —
仍会象歌剧院，座无虚席。

约1862　　　　　　　　　　　　1929

一只小鸟沿小径走来 (328)

一只小鸟沿小径走来 —
他不知道我在瞧 —
他把一条蚯蚓啄成两段
再把这家伙生着吃掉，

然后从近旁的草叶上
吞饮下一颗露水珠 —
又向墙根，侧身一跳
给一只甲虫让路 —

他用受惊吓的珠子般
滴溜溜转的眼睛 —
急促地看了看前后左右 —
象个遇险人，小心

抖了抖他天鹅绒的头，
我给他点面包屑
他却张开翅膀，划动着
飞了回去，轻捷

胜过在海上划桨
银光里不见缝隙 ——
胜过蝴蝶午时从岸边跃起
游泳，却没有浪花溅激。

约1862　　　　　　　　　　1891

小草很少有事可做　(333)

小草很少有事可做 —
一片纯净的碧绿世界 —
只能孵几只粉蝶
款待几只蜜蜂 —

应着和风的轻快曲调，
整天摇晃不停 —
把阳光搂在怀里，
向万物鞠躬致敬 —

整夜串连露珠象串珍珠 —
把自己打扮得华美脱俗
伯爵夫人也太平庸
不足以这样引人注目 —

甚至当它死去，死去时
发出的气味也这样神圣 —
象卑微的香料沉沉入睡 —
象五加，失去生命 —

然后迁居到宏伟的仓廪 —
用梦把日子度过
小草很少有事可做
但愿我是干草一束 —

约1862 1890

我戴上王冠的一天　(356)

我戴上王冠的一天
日子，一如往常 —
直到加冕完成 —
之后，才显得异样 —

象煤里的碳素
和钻石的一般
煤炭却黢黑无光
不适用于冠冕 —

我成长，一切平凡 —
但是当那一天降临
我和它，装扮一新
同样庄严 —

我被选中的恩宠 —
对于我，胜过王冠 —
王冠证明恩宠，甚至
属于我，也只是旁证 —

约1862　　　　1935

上帝是远方一位高贵的恋人 (357)

上帝是远方一位高贵的恋人 —
如他所说，以他的儿子求爱于世人 —①
无疑，这是一种代理求婚 —
“迈尔斯”和“普瑞西拉”就属于这一种 —

但是免得灵魂也象美丽的“普瑞西拉”
看中了作伐的使者而踢开新人 —
于是以高度夸张的狡黠，保证 —
“迈尔斯”和“艾尔登”，完全相等 —②

约1862　　　　1891

---

① “他的儿子”，即耶稣。
② 诗中提到的三个人，是朗费罗的叙事诗《迈尔斯·斯坦狄什求婚记》中的人物：艾尔登代表迈尔斯向普瑞西拉求婚，普瑞西拉却爱上了艾尔登。

我做得到的，我愿　(361)

我做得到的，我愿 —
即使微不足道有如水仙 —
我做不到的，必定
为“可能”所拒绝承认 —

约1862　　1929

她躺着，仿佛在做游戏　(369)

她躺着，仿佛在做游戏 ——
她的生命已经离去 ——
打算回来 ——
却不会很快 ——

她欢快的双臂，半垂 ——
仿佛是暂时歇息 ——
一瞬间，忘记了 ——
就要开始的把戏 ——

她会闪烁的眼睛，半闭 ——
仿佛它们的主人
还在用眼色
向你，逗趣 ——

她的黎明在门口 ——
我相信，正设法 ——
迫使她入睡 ——
这样轻松、深邃 ——

约1862　　1935

我每天都在说　　(373)

我每天都在说
“如果明天，我当上女王”——
我一定这样做 ——
所以我略微，梳妆，

如果真的，醒来成了一名波旁，①
再不至于有人，鄙视我 ——
说，“这就是她 ——
昨天，还在市场上
乞讨过。”

宫廷是个庄严的地方 ——
我听人们说过 ——
所以我系上围裙，倚着宝座 ——
别上金凤花别针 ——
不至于太寒伧 ——
被显贵们超过。

① 波旁，曾经统治过法国、西班牙、那不勒斯与西西里的家族。

让我的舌头
栖止在，高高的枝头，唱歌 —
但是这样，可能使我的短期执政
取得资格 —

把常用的字眼剔出我简朴的话语
采取另一种，象我听过的 —
虽然，在整个草原 —
若不是蟋蟀 —
若不是蜜蜂 —
就不会有谁对我用过的腔调 —

还是有准备的好 —
免得明天一早
在阿拉贡碰见我时①
我仍穿着旧时衣袍

使冷不防被召集到
艾克塞特来的②
乡下佬，显露出
惊讶的神色 —

约1862　　　　1935

---

① 阿拉贡，在西班牙境内，与法国接壤。
② 艾克塞特，在英国西南部。

我到过天堂　　(374)

我到过天堂 —
那是一座小城 —
用红宝石照明 —
用茸毛垫衬 —

宁静，胜过
露珠晶莹的田野 —
美丽，象图画 —
未经人手描绘。
居民，象精美的
细纱花边飞蛾 —
义务，是游丝
和羽绒的，名称 —
我几乎可以
感到满意
在这独一无二的
社会 —

约1862　　　　1891

我当然祈祷过 (376)

我当然祈祷过 —
上帝可曾介意?
他介意过，就象
介意一只小鸟
在空中跺着脚 —
呼叫:“给我” —
我生存的理由，不曾
有过，若不是因为你 —
让我留在原子的坟墓 —
无忧，无用，欢快，麻木 —
和这样残酷的痛苦相比 —
也会是更慈悲的恩惠。

约1862 1929

有一种花，蜜蜂爱 (380)

有一种花，蜜蜂爱 —
蝴蝶，想 —
赢得这位红色民主派的心
是蜂鸟的，企望 —

无论什么昆虫经过 —
总能带走一点蜜 —
按照他饥饿的程度
和她的，能力 —

她的脸比月亮圆
红艳，胜过草原上的
红门兰 —
红杜鹃 —

她不等待六月
在大地泛青以前 —
她健美的小脸 —
就迎风，出现 —

和草类相争不让 —
把亲人拥在身旁 —
为取得泥土和阳光的权利 —
为生命从事甜蜜的诉讼 —

当山峦秀色洋溢 —
更新的时髦花朵开放 —
不为嫉妒的痛苦
收敛她一缕芳香 —

她的徒众，中午
她的上帝，太阳 —
她的行踪，由蜜蜂，以庄严
不变的歌声宣扬 —

最勇敢的勇士 —
最后一个，退场 —
从不知道失败 —
即使已倒毙于寒霜 —

约1862　　　　　　　　　　　　1890

秘密一经出口　(381)

秘密一经出口 —
也就，不再成为秘密 —
秘密，保守着 —
只能，使一个人畏惧 —

最好，继续畏惧下去 —
此外 —
你，能对谁说 —

约1862　　1929

酷刑不能折磨我　　(384)

酷刑不能折磨我 —
我的灵魂，自由 —
这凡俗的骨骼背后 —
有更勇敢的一个 —

你不能用锯割开 —
也不能用刀刺透 —
所以，两个，结合
成一，二即飞走 —

鹰巢里的雄鹰
俯冲及地 —
上升天宇 —
不比你更有能力 —

只有你自己
能与你为仇
约束成为自觉 —
就是自由 —

约1862　　1890

请回答我，七月　　　　(386)

请回答我，七月 —
哪里是蜜蜂 —
哪里是干草 —
哪里是羞红的面孔？

啊，七月说 —
哪里是种籽 —
哪里是蓓蕾 —
哪里是五月 —
请你，回答我 —

哎，五月说 —
让我看雪飘 —
让我看风铃 —
让我看樫鸟 —

樫鸟他问道 —
哪里是玉米 —
哪里是迷雾 —

哪里是球果 —

年说，都在这里 —

约1862 1935

最甜美的异端邪说认为 (387)

最甜美的异端邪说认为
男人和女人会知道 —
彼此是否真诚信奉 —
虽然是只接纳两个人的宗教 —

那教堂，随处可见 —
那仪式，微不足道 —
对它的皈依，不可回避 —
不履行，就是叛教 —

约1862　　　　1929

泥土中有一位来访的客人 (391)

泥土中有一位来访的客人 —
施影响于各色各样的花 —
直到她们象成群的胸像 —
象玻璃制成的那样优雅 —

他常在黑夜里来临 —
总在太阳将出之际 —
结束他闪光的会见 —
他爱抚，然后离去 —

但是经他手指触过的生命 —
他奔跑时落过脚的地方 —
无论什么样的嘴唇经他一吻 —
都不再是以往的模样 —

约1862 1935

穿过黑暗的泥土，象经受教育　　(392)

穿过黑暗的泥土，象经受教育 —
百合花一定考试合格 —
试探她洁白的脚，毫不颤抖 —
她的信念，不知畏惧 —

从此以后，在草地上 —
摇晃她绿宝石的铃铛 —
泥土中的生活，此刻，全都遗忘 —
在幽谷中，欣喜若狂 —

约1862　　　　1929

那是爱，不是我　(394)

那是爱，不是我 —
请吧，哦，请惩罚 —
那真正的一个已为你死去 —
不是我，而是他 —

爱你，罪大恶极！
用刑，该重过一切 —
赦免，最后考虑 —
象耶稣一样，绝顶卑劣！

但愿法官不要认错 —
我们俩的相貌丝毫不差 —
请认准谁是罪魁 —
那是他，下手吧！

約1862　　　　1945

山岗上有一所房屋 (399)

山岗上有一所房屋 —
车辆从不曾到过 —
从不曾有死人运下来 —
也不曾有小贩去售货 —

他的烟囱从不冒烟 —
他的窗户一早一晚 —
最先承受朝晖，最后送走夕阳 —
然后剩下空白的玻璃板 —

他的命运只能凭猜测 —
没有一家邻舍知道 —
究竟怎样，我们从不议论 —
因为他，从不曾相告 —

约1862 1945

在下界，我从不感到自在 (413)

在下界，我从不感到自在 —
在富丽堂皇的天上 —
我知道，也不会觉得舒畅 —
我，并不喜欢天堂 —

因为那里永远是礼拜的日子 —
假期，永不来到 —
伊甸园一定象晴朗的星期三下午
那样寂寞、无聊 —

如果上帝能够出门访友 —
或是午睡一个时辰 —
以至看不见我们，但是据说
他自己就是望远镜 —

我们长年在他眼底 —
我宁愿逃得很远很远
躲开他，躲开圣灵和一切 —
但是，还有"末日审判"的一天！

约1862　　　　1891

早安，午夜 (425)

早安，午夜 —
我回家来了 —
白天，已对我厌倦 —
我怎能对他生厌？

阳光是个美妙的地方 —
我喜欢在那里盘桓 —
但是现在，早晨不要我了 —
所以，晚安，白天！

我能期望，难道不能 —
东方泛红的时刻？
那时，青山会有办法
让心，四处遨游 —

你，没有那么美，午夜 —
我，看中了白天 —
但是 — 请接受一个小姑娘吧 —
他，却转过了脸！

约1862　　　　1929

月亮离大海十分遥远 (429)

月亮离大海十分遥远 —
而她用琥珀色手 —
牵引他，象牵着听话的孩子 —
沿规定的沙滩走 —

他从不出一度的失误 —
遵照她的眼色迈步 —
远近恰好，他向城镇涌来 —
远近恰好，他退回原处 —

哦，先生，你的，琥珀色手 —
我的，遥远的大海 —
你的眼色给我一丝一毫指令 —
我都乐于从命做来 —

约1862　　　　　　　　　　　　　　　　　　1891

埋在坟墓里的人们 (432)

埋在坟墓里的人们
是否会同样腐朽？
我却相信有一类
肯定还活着

就象我，我可以作证，
我否认，我已死去 —
我可以从上边的贮气罐
注满肺叶，作为证据 —

耶稣说过，我告诉你 —
有这样一种人 —
不会尝到死的滋味 —
如果耶稣真诚 —

我也就无需论证 —
救世主的话语
无可争辩 —
他说过，死亡已死去 —

约1862　　　　1945

知道怎样忘却 (433)

知道怎样忘却！
但是能否教我？
据说是最容易的艺术
只要知道怎样做

在求知的过程中
迟钝的心灵死去
为科学献出牺牲
如今已是寻常之举 —

我上学校学习
却未见聪明一些
地球仪不能教我
对数不能解决

“怎样才能忘却”！
哪位，哲学家，请说！
啊，掌握这门学问
必须学识渊博！

学识在书本里么？
我就可以买到 —
是象一颗行星么？
可向望远镜请教 —

如果是一项发明
必定有了专利。
智慧之书的博士
你，是否知道？

约1865　　　　　　　　　　　　1945

不少痴癫，是真知灼见 (435)

不少痴癫，是真知灼见 —
有眼力的人认为 —
不少高见，是僵化的痴癫 —
也是多数，支配 —
在这里，也象在一切方面 —
附和，便是神智健全 —
异议，便立刻危险 —
便会有，对付你的锁链 —

约1862　　1890

行将饿毙的人赋予食物 (439)

行将饿毙的人赋予食物
过分重大的意义 —
远不可及，他叹息，所以，无望 —
所以，美妙无比 —
一经食用，果然，痛苦解除 —
但也证明
一旦得到
美味飞去 — 开胃的佳肴 —
是距离 —

约1862　　　　1891

我们习惯在分别时　(440)

我们习惯在分别时
互赠些装饰品作为纪念 —
以有助于坚定信念
当有情人天各一边 —

趣味不同，赠品各异 —
铁线莲，远行之前 —
只送给我一缕 —
带电的发卷 —

约1862　　　　1945

这是我写给世界的信 (441)

这是我写给世界的信
它不曾给过我一个字 —
是自然告诉我的简单消息 —
以温柔而庄严的方式

我把她的信息交给了
我看不见的手里 —
为了爱她，亲爱的，同胞 —
评判我时，请用善意

约1862　　　　1890

活着，使人感到羞耻 (444)

活着，使人感到羞耻——
这样勇敢的人已经捐躯——
有幸的泥土令人嫉妒——
掩埋着这样的头颅——

墓碑记述，是为了谁
这位斯巴达勇士战死——
为了自由，我们很少具备
他那种高贵的品质——

代价高昂，付得庄严——
我们是否配有这样一种——
必须堆积生命象堆积货币——
才可能换取的东西？

我们是否值得享有这种珍宝——
我们曾经等待，当生命
正为了我们，在战争
恐怖的酒杯中，消溶？

我想，那死去的人 一
活着，也许会享盛名 一
那些无名的保卫者
却体现着神圣 一

约1862　　　　　　　　　　1929

正是去年此时，我死去 (445)

正是去年此时，我死去。
我知道，我听见了玉蜀黍，
当我从农场的田野被抬过 —
玉蜀黍的缨穗已经吐出 —

我曾想，理查送去碾磨时 —
那些籽粒该有多么黄 —
当时，我曾想要出去 —
是什么压制了我的愿望 —

我曾想，在庄稼的残梗间
拥挤的苹果该有多么红 —
牛车会在田野各处弯下腰
把那些老倭瓜收捡一空 —

我不知还有谁会思念我，
而当感恩节来临时，父亲
会不会多做几样菜 —
同样给我分一份 —

由于我的袜子挂得太高
任何圣诞老人也难够得到 —
会不会损害
圣诞节的欢快 —

但是这类想法使我苦恼
于是我改变思路 —
某个美好的一年，此时 —
他们自己，会来相聚 —

约1862 1896

我能，多给些，什么 (447)

如果你是一只野蜂 —
我能，多给些，什么 —
既然我献给女王的 —
也不过是鲜花一束？

约1862　　　　1929

这是诗人，就是他 (448)

这是诗人，就是他
从平凡的词意中
提炼神奇的思想 —
从门边寻常落英

提炼精纯的
玫瑰油上品 —
我们惊讶，先获得的，
竟不是我们 —

仿佛图画，是画卷展现者 —
诗人，就是他 —
使我们，相形之下，陷于 —
无穷的贫乏 —

这种剥夺，不知不觉 —
不能，为害 —
他自己，是他的财富 —
超越，时间 —

约1862 1929

我为美而死，对坟墓 (449)

我为美而死，对坟墓
几乎还不适应
一个殉真理的烈士
就成了我的近邻 —

他轻声问我“为什么倒下”？
我回答他：“为了美” —
他说：“我为真理，真与美 —
是一体，我们是兄弟” —

就这样，象亲人，黑夜相逢 —
我们隔着房间谈心 —
直到苍苔长上我们的嘴唇 —
覆盖掉，我们的姓名 —

约1862 1945

梦，很好，醒来更好　(450)

梦，很好，醒来更好 —
如果，醒在清晨 —
如果醒在午夜，，更好 —
可以梦想，黎明 —

歌声婉转的灵巧知更鸟 —
使树木得到欢欣 —
也难比它面对永不转化为白天 —
凝固的，黎明 —

约1862　　　　1890

我们不在坟头游戏　(467)

我们不在坟头游戏 —
那里没有游戏的余地 —
而且，不平，倾斜 —
人来人去 —

我们把花插在坟头 —
花儿垂头丧气 —
我们生怕花心坠落 —
砸碎有趣的游戏 —

于是我们避得老远 —
象远避我们的仇敌 —
偶尔也四下看看，是想知道 —
有多大的距离 —

约1862　　1945

鲜红，耀眼，是黎明　　(469)

鲜红，耀眼，是黎明 —
紫罗兰色是正午 —
金黄，已是白昼近昏暝 —
然后色彩无寻处 —

然而夜空，星光熠耀 —
露出白热的白银地 —
熊熊燃烧，广大辽阔 —
至今火焰不曾熄 —

约1862　　　　1945

我活着，我猜　(470)

我活着，我猜 —
我手的分枝 —
满是清晨的华光 —
在我的手指 —

红色仍引起暖意 —
仿佛医生把玻璃
放在我嘴边，模糊 —
证明有呼吸 —

我活着，因为
我不在某个房间里 —
通常是在客厅 —
客人可以来去 —

屈身，从旁观测 —
说："已经冰凉" —
以及，"会有知觉么 —
当它跨进天堂"？

我活着，因为
我还没有一所房屋——
仅仅属于我——
容不得第二个——

刻着我做姑娘时的名字——
好让来访者知道
哪座门是我的，不致认错——
再把钥匙另找——

活着，多么好！
双倍活着，美好无比——
由于我出生人世——
再由于，在你心里！

约1862　　　　　　　　　　1945

我原想只有最俭朴的需求　(476)

我原想只有最俭朴的需求 —
比如说，只要满足，和天堂 —
不超过收入，和能力相等 —
生活和我，可以保持平衡 —

既然那后一项包括前一项
我的祈祷只规定成这样
也就够了，我只求一项 —
神的恩惠就会给我一双 —

于是，我就这样，祈祷 —
伟大的神啊，请你给我
一个天堂，不必有你的那样大 —
只要大到，能够容我 —

耶和华的脸上漾起微笑 —
小天使们，向一旁避过 —
严肃的圣徒偷偷溜出来看我 —
也露出了嘻笑的酒涡 —

我拼出全力，离开那里 —
我把祈祷,抛在一边 —
火气全消的年岁把它捡起 —
至高的裁判也挤了挤眼 —

头脑简单以至如此 —
这样的故事，它信以为实 —
“无论你祈求什么 —
全都可以给你” —

但是我，已变得机灵 —
以怀疑的眼色打量天廷 —
象孩子，被骗过一次 —
就推论，全都是骗子 —

约1862　　　　1891

我没有时间恨 (478)

我没有时间恨 —
因为
坟墓会妨碍我 —
生命
并不那么宽裕
恨，难以完成 —

我没有时间爱 —
但是既然
必须做点什么 —
爱的那点苦工 —
我以为
对于我，已够繁重 —

约1862　　　　　　　　　　　　　　　　1890

“为什么我爱”你，先生 (480)

“为什么我爱”你，先生？
因为——
风，从不要求小草
回答，为什么他经过
她就不能不动摇。

因为他知道，而你，
你不知道——
我们不知道——
我们有这样的智慧
也就够了。

闪电，从不询问眼睛，
为什么，他经过时，要闭上——
因为他知道，它说不出——
有些道理——
难以言传——
高尚的人宁愿，会意——

日出，先生，使我不能自已 —
因为他是日出，我看见了 —
所以，于是 —
我爱你 —

约1862　　　　1929

他抻拉过我的信念

(497)

他抻拉过我的信念 —
是否发现它柔韧？
他摇撼过我坚强的信任 —
那时它是否摆动？

他摔掷过我的信仰 —
但是否把它摔碎？
以悬念使我受酷刑 —
没有一根神经断裂！

他以痛苦拧我绞我 —
我却从不怀疑他 —
虽然不知出了什么错
他从不曾说过话 —

被刺了一刀，而我祈求
他那甜美的宽恕 —
这是你的小约翰啊！
不认识我么，耶稣？

约1862

1945

如果你能在秋季来到　　(511)

如果你能在秋季来到，
我会用掸子把夏季掸掉，
一半轻蔑，一半含笑，
象管家妇把苍蝇赶跑。

如果一年后能够见你，
我将把月份缠绕成团 —
分别存放在不同的抽屉，
免得，混淆了日期 —

如果只耽搁几个世纪，
我会用我的手算计 —
把手指逐一屈起，直到
全部倒伏在亡人国里。

如果确知，聚会在生命 —
你的和我的生命，结束时 —
我愿意把生命抛弃 —
如同抛弃一片果皮 —

但是现在难以确知
相隔还有多长时日 —
这状况刺痛我有如妖蜂 —
秘而不宣，是那毒刺。

约1862　　　　　　　　　　　　　　1890

美，不经造作，它自生 (516)

美，不经造作，它自生 —
刻意追求，便消失 —
听任自然，它留存 —
当清风吹过草地 —

风的手指把草地抚弄 —
要追赶上绿色波纹 —
上帝会设法制止 —
使你，永不能完成 —

约1862 1929

你无法扑灭一种火 (530)

你无法扑灭一种火 —
有一种能够发火之物
能够自燃，无需人点 —
当漫长的黑夜刚过 —

你无法把洪水包裹起来 —
放在一个抽屉里边 —
因为风会把它找到 —
再告诉你的松木地板 —

约1862　　　　1896

我把我的力量握在手里 (540)

我把我的力量握在手里 —
然后，向全世界挑战 —
我的力量，远不如大卫 —[1]
但是我有，两倍的勇敢 —

我瞄准了，投掷石块 —
却只有我自己倒下 —
是由于我自己，太小 —
还是由于歌利亚，太大？

约1862 1891

① 大卫，古以色列王。年轻时，曾以石块击毙非利士巨人歌利亚。事见《旧约·撒母耳记》上篇第十七章。

我畏惧吝啬言词的人 (543)

我畏惧吝啬言词的人 —
我畏惧他默不开口 —
夸夸其谈，我能超越 —
喋喋不休，可以忍受 —

当别人花完了最后一镑 —
他仍在斟酌掂量再三 —
对这种人，我心怀警惕 —
我担心他，不凡 —

约1862　　　　　　　　1929

殉理想的诗人，不曾说话　(544)

殉理想的诗人，不曾说话——
把精神的剧痛在音节中浇铸——
当他们人间的姓名已僵化——
他们在人间的命运会给某些人以鼓舞——

殉理想的画家，从不开口——
把遗嘱，交付给画幅——
当他们有思想的手指休止后——
有人会从艺术中找到，安宁的艺术——

约1862　　　　　　1935

要弥合裂缝 (546)

要弥合裂缝
须用造成裂缝的东西 —
用别种填充物 —
只能扩大原有的缝隙 —
无法填平深渊 —
如果，你用空气。

约1862 1929

我一直在爱 (549)

我一直在爱
我可以向你证明
直到我开始爱
我从未活得充分 —

我将永远爱下去
也可以向你论证
爱就是生命
生命有不朽的特性

如果，亲爱的，
对此也抱怀疑
我就无从举证，
除了，髑髅地—①

约1862　　　　1890

① 髑髅地，耶稣受难处。而耶稣之所以受难，据说，是由于爱，由于太爱世人。

我不能证明岁月有脚 (563)

我不能证明岁月有脚 —
然而确信它们奔跑，
证据是已完成的序列，
已成过去的征兆 —

我发现脚有更远的目标 —
我对一些目的发笑 —
昨天，它们似乎宏伟 —
今天，要求已更高 —

我不怀疑昨日我的自我
曾经和我完全相称 —
但是匹配不当，证明 —
它已落后于我的生命 —

约1862 1945

一只垂死的虎，为干渴而呻吟 (566)

一只垂死的虎，为干渴而呻吟 —
我走遍沙漠 —
找到一块岩石，在滴水，
我用手接着 —

他威严的眼球，由于死而混浊 —
却依旧睁着，在视网膜上，
我可以看见，有水，
和我的，影像 —

那不是我的过错，我跑得太慢 —
那不是他的过错，我赶到时，
他已死去 — 错的是，
他已死去的事实 —

约1862 1945

我们学完了爱的全部　　(568)

我们学完了爱的全部 ——
词汇，字母 ——
短篇，巨著 ——
然后，闭合启示录 ——

但是在彼此的眼睛里
却看见一种无知 ——
比童稚更加神圣 ——
彼此相对，都是孩子 ——

都试图阐述一门
谁也不懂的学问 ——
啊，智慧是如此博大，
真理是如此复杂。

约1862　　　　1945

诗人，照我算计 (569)

诗人，照我算计 —
该列第一，然后，太阳 —
然后，夏季，然后，上帝的天堂 —
这就是全部名单 —

但是，再看一遍，第一
似已包括全体 —
其余，都不必出现 —
所以我写，诗人，一切 —

他们的夏季，常年留驻 —
他们给得出的太阳 —
东方会认为奢侈 —
如果，那更远的天堂 —

象他们为他们的崇拜者
所准备的那样美
在情理上就太难证明 —
有必要为做梦而入睡 —

约1862　　1929

我忍饥挨饿了多少年　　(579)

我忍饥挨饿了多少年 —
进餐的中午终于到来 —
我颤抖着走近餐桌 —
触摸珍奇的酒杯 —

这正是我见过的一切 —
当我饿着肚子回家去 —
从窗户里，望见的
丰盛的筵席 —

我从不知丰满的面包 —
那东西和我与小鸟们
常在自然餐厅里分享的
面包屑，大不相同 —

陌生的富足使我难受 —
我感到不适而且异常 —
象山间灌木林中的草莓 —
被移植到了大道上 —

我不再饥饿，我发现
饥饿，是窗外人的感觉 ——
一旦入室 ——
也就解除 ——

约1862　　　　　　　　　　　　　　1891

我把自己交付给他 (580)

我把自己交付给他 —
以取得他作为代价 —
人生庄严的契约
就这样成为合法 —

财产可能令人失望 —
我比这位大采购商
所猜想的还要贫乏 —
日常的爱，剥掉幻想

平凡而普通，但是 —
这难以捉摸的货物 —
直到这商人购买时 —
尚在虚无缥缈处 —

这至少是互相冒险 —
有人发现，各有所获 —
人生的风流债，每夜欠下 —
每个中午，无力偿付 —

约1862　　　　1891

我爱看它舔食一哩又一哩　(585)

我爱看它舔食一哩又一哩
舐去一条条山谷 —
停在水塔下把自己灌足 —
然后，迈开惊人的大步

绕过成堆的山峦 —
趾高气昂，睥睨着
道路两侧，简陋的房舍 —
然后，爬过

依照它的身材
开凿的石槽
以可怕的，汽笛声
不住地抱怨 —
然后，冲下山岭 —

象嗓音洪亮的传教士一样嘶吼 —
然后，象星辰一样准时
停下，驯顺而又威武

停在自己的厩棚门口 —①

约1862　　　　　　　　　　　　　　　　1891

① 厩棚，指车站。全诗都是通过马的意象来描述火车。

害怕！我害怕谁 (608)

害怕！我害怕谁？
不是死亡 — 他是谁？
我父亲的司阍
会使我那样发窘！

怕生命！奇怪，我会
害怕遵照上帝的旨意
以一两次存在
包容着我的东西！

怕复活！难道东方会怕
信任黎明和她那
难以取悦的额头？
我会疑惧我的王冕！

约1862　　　　1890

我离家已经多年 (609)

我离家已经多年
此刻立在门前
我不敢进去，惟恐
会有陌生人出现

紧盯着我的面孔
问我为什么而来 —
"我遗落一段生活
不知是否还在?"

我有几分畏惧 —
我难舍那以往 —
往事象大海翻腾
喧嚣在我耳旁 —

我不禁吃吃发笑
我曾经历过惊恐
从来不知退缩
竟畏惧一座门洞。

我小心插回门闩
我的手指微颤
生怕门又打开
使我无处躲闪 —

然后松开手指
谨慎得一丝不苟
然后捂上耳朵
象贼，喘息着逃走 —

约1872 1891

四处并未因而发生变化 (620)

四处并未因而发生变化 —
四季，照旧，很美 —
黎明，仍然开放成中午 —
绽开蓓蕾，放出光辉 —

野花在丛林中红艳似火 —
溪流，整天，奔腾 —
并不因为飞过髑髅地 —
乌鸫就压低了琴声 —

焚烧异教徒，末日审判 —
对于蜜蜂，全无所谓 —
在他看来，全部的痛苦在于 —
分离他，和他的玫瑰 —

约1862 1890

对于人，为时已晚 (623)

对于人，为时已晚 —
对于神，为时尚早 —
创造，已经无能为力 —
留给我们，还有祈祷 —

天堂，多么完美 —
当现世无法为我们得到 —
这时，我们的老邻居上帝 —
有一副多么好客的容貌 —

约1862 1890

我们曾在一个夏季结婚　(631)

我们曾在一个夏季结婚，亲爱的 —
你最美的时刻，在六月 —
在你短促的寿命结束以后 —
我对我的，也感到厌倦 —

在黑夜里被你赶上 —
你让我躺下 —
一旁有人手持烛火 —
我，也接受超度亡魂的祝福。

是的，我们的未来不同 —
你的茅屋面向太阳 —
我的四周，必然是 —
海洋，和北方

是的，你的园花首先开放 —
而我的，播种在严寒 —
然而有一个夏季我们曾是女王 —
但是你，在六月加冕 —

约1862　　1945

头脑，比天空辽阔 (632)

头脑，比天空辽阔 —
因为，把他们放在一起 —
一个能包含另一个
轻易，而且，还能容你 —

头脑，比海洋更深 —
因为，对比他们，蓝对蓝 —①
一个能吸收另一个
象水桶，也象，海绵 —

头脑，和上帝相等 —
因为，称一称，一磅对一磅 —
他们，如果有区别 —
就象音节，不同于音响 —

约1862　　　　1896

---

① 蓝，Blue，有忧郁的意思。此处双关，译文难以再现。

孩子的信仰稚嫩 (637)

孩子的信仰稚嫩 —
完整，象他的理论 —
宽阔，象刚睁开眼睛
看见的朝阳 —
没有任何怀疑 —
为一点小事，就会大笑 —
相信一切哄骗
除了，天堂 —

他信任全世界 —
以为他的领地
就是最广袤的国土 —
和他相比较
凯撒，卑劣 —
没有根基的皇帝 —
一无可取
却支配一切的君主 —

逐渐成长，终于承认

他对多刺事物
美好的估价
并不符合真情
他学会乖巧 —
当然，令人痛心 —
不再防备国王
而是，防备人 —

约1862　　　　　　　　　　　　　　　　1929

他的语声又在门口　(663)

他的语声又在门口 —
我觉得那音调依旧 —
我听见他向仆人打听
有没有我这样一个 —

我拿起一束鲜花走去 —
以求宽赦我的面容 —
他生平从不曾见过我 —
可能会惊了他的眼睛！

我碎步急走过堂屋 —
我默默跨出门洞 —
我张望整个宇宙，一无所有 —
只见他的面孔！

我们交谈，随意而闪烁 —
有一种施放测锤的味道 —
一方，羞怯地 —
试探着 —

另一方的深浅 —

我们散步，我把狗，留在家里 —
月亮，温柔而体贴 —
只陪我们，短短一程 —
然后，我们单独在一起 —

单独，如果天使单独 —
当他们初次试游天国 —
单独，如果“隐形面孔”单独 —
他们在天上，无数。

我愿付出，脉管中的紫红 —
重温那一小时的生活 —
但是他必须亲自，计算滴数 —
那是我每一污点的价格 —

约1862　　　　1945

啊，特纳利夫 (666)

啊，特纳利夫！
退却的山！
一代代紫衣王侯为你停留 —
落日，检阅她的蓝宝石兵团 —
白昼，用鲜红的语言向你话别分手！

依旧，披覆着你冰的铠甲 —
花岗岩躯体，钢铁肌肉 —
荣耀，别离，同样，不挂在心头 —

啊，特纳利夫！
我膜拜你，依旧 —

约1863　　　　1914

“自然”，是我们所见 (668)

“自然”，是我们所见 —
午后的光景，山峦 —
松鼠，野蜂，阴影 —
自然，甚至，是乐园 —

“自然”，是我们所闻 —
大海的喧嚣，雷霆 —
食米鸟叫，蛩鸣 —
自然，甚至，是和声 —

“自然”，是我们所知 —
我们却无法说明 —
要道出她的淳朴 —
我们的智慧无能 —

约1868　　　　1914

灵魂有客 (674)

灵魂有客
很少出门 —
家里有神圣的一群 —
不必远行 —

礼仪禁止
主人他往 —
当人中之王
正来拜访 —

约1863 1914

燧石的土壤，坚持耕作 (681)

燧石的土壤，坚持耕作 —
会给手以报酬 —
棕榈的种籽，由于利比亚的阳光 —
在沙漠，丰收 —

约1863　　　　1896

灵魂对于它自己 (683)

灵魂对于它自己
是威严的伴侣 —
是敌人所能派遣的
最难防御的密探 —

为了对自己防范
它不畏惧背叛 —
灵魂是自己的主宰
应该敬畏自己 —

约1862 1891

有人说“时间能够平息” (686)

有人说“时间能够平息”——
时间从不曾平息——
真正的痛苦不断增强
象精力追随年纪——

时间，考验烦恼——
却不是疗治的药品——
如果证明能治，也就证明
世上，本来无病——

约1863　　　　1896

“演说”，是议会的恶作剧 (688)

“演说”，是议会的恶作剧 —
“眼泪”，神经的诡计 —
但是承受着最沉重负担的心 —
永远，不为移易 —

约1862 1892

胜利到来已晚 (690)

胜利到来已晚 —
送到正在冻僵的唇边 —
嘴已冷却
要尝也难 —
本该有多么甜美 —
哪怕只是一滴 —
是上帝过分吝啬？
他的餐桌太高 —
要就餐，必须踮脚 —
碎屑，配这样的小嘴 —
樱桃，适合知更鸟 —
大雕的美餐把他们绞杀掉 —
上帝恪守他对麻雀的训示 —
谁缺乏爱，就会饿死 —

约1863 1891

你喜爱夏季？请尝试我们的 (691)

你喜爱夏季？请尝试我们的。
要芳香？请到这里买！
病了！有退烧的浆果！
倦了！往羽绒垫上靠！
惶惑！有无忧的紫罗兰庄园！
拘禁！给你玫瑰的宽解！
晕眩！饮几瓶清新空气！
甚至死，也有疗救的仙丹 —
但是，先生，那是什么？

1863? 1894

太阳不断下落，下落 ……　(692)

太阳不断下落，下落，却仍然
不见午后的色彩 —
从村落的光景我知道，
是中午移动在屋脊之间 —

暮色不断滴落，滴落，却仍然
不见草叶上有露珠 —
只是停在我的额头
沿着脸颊流注 —

双脚不断困倦，困倦，却仍然
有我的手指清醒 —
可是为什么由内心向外
奏不出什么声音 —

我以往对光何等熟识 —
我现在还能看到 —
它正在死去，我也一样，但是
我并不害怕知道 —

约1863　　　　1890

发表，是拍卖　　(709)

发表，是拍卖
人的心灵 —
贫困，批准
这种腐败行径

也许，只有我们，宁愿
从我们阁楼的斗室
一身洁白，去见洁白的上帝 —
也不用我们的“白雪”投资 —

思想，属于
给予思想的人 —
就向他，体现思想的灵魂 —
出售高贵的歌声 —

经营，应该做
神圣美德的商贾 —
切不可使人的精神
蒙受价格的羞辱 —

约1863　　1929

因为我不能停步等候死神 (712)

因为我不能停步等候死神 —
他殷勤停车接我 —
车厢里只有我们俩 —
还有“永生”同座。

我们缓缓而行，他知道无需急促 —
我也抛开劳作
和闲暇，以回报
他的礼貌 —

我们经过学校，恰逢课间休息 —
孩子们正喧闹，在操场上 —
我们经过注目凝视的稻谷的田地 —
我们经过沉落的太阳 —

也许该说，是他经过我们而去 —①
露水使我颤抖而且发凉 —

① 他，指太阳。

因为我的衣裳，只是薄纱 —
我的披肩，只是绢网 —

我们停在一幢屋前，这屋子
仿佛是隆起的地面 —
屋顶，勉强可见 —
屋檐，低于地面 —

从那时算起，已有几个世纪 —
却似乎短过那一天的光阴 —
那一天，我初次猜出
马头，朝向永恒 —

约1863　　　　　　　　　　　　1890

那乞讨的孩子，过早死去 (717)

那乞讨的孩子，过早死去 —
有几分，由于寒冷 —
有几分，由于奔波力竭的双脚 —
也许，由于这世道 —

这含笑、有礼、残酷的世界 —
走着寒武纪的古道 —
听不见畏怯的求告，“面包” —
“善心的太太，行行好” —

在升入天国的孩子们中间
那奔波力竭的双脚能否站起 —
是否会忘却那赤脚的岁月 —
那刺骨的寒风，冻雨 —

为一个便士而祈求的小手
那时曾高举起来 —
向从不知褴褛的人乞讨
一件寒衣，而徒劳 —

约1863 1945

我原以为我来时能见到她　(718)

我原以为我来时能见到她 ——
死神，也有同样的想法 ——
但是，看来，惨败的是我 ——
全胜的，是他 ——

我原打算告诉她我多么渴望
这一次的相聚 ——
但是，死神已先我说过这样的话 ——
她已随他离去 ——

现在，四处游荡是我的休息 ——
而歇下来，歇下来吗 ——
对于我，对于我的记忆，都将是
十二级狂风猛刮。

约1863　　　　　　　　　　　　1896

它颠簸着，颠簸着　(723)

它颠簸着，颠簸着 —
一艘双桅船，我知道，遇上了暴风 —
它旋转着，旋转着 —
在昏迷中摸索黎明 —

它踉跄着，踉跄着 —
象个醉汉，蹒跚迈步 —
它洁白的脚失足落空 —
然后，踪影全无 —

啊，双桅船，晚安，
你和你的船员 —
大洋的心太平静，太蓝 —①
难以为你哀叹 —

约1863　　1891

① 蓝，在这里也是双关。未能译出的含意是：他自己就过分忧郁。

有一天，你说我“伟大” (738)

有一天，你说我“伟大”—
就算“伟大”吧，只要你愿意 —
或是渺小，或是任何尺码 —
我的尺码你中意 —

高，高得象头鹿，好吗？
或是矮，矮得象鹪鹩 —
或是任何一种高矮
我曾见过的？

请明说吧，猜起来太枯燥 —
我一定会立刻成为
犀牛，或老鼠 —
为了你 —

比如说，如果是女王 —
或是女侍，能使你欢喜—
我就是那个，否则，不如毁灭 —
或是别的，如果有别的 —

只须符合这一条 —
我，中你的意 —

约1863 1945

最有生命力的戏剧表演 (741)

最有生命力的戏剧表演是平凡的生活
每天在我们身边出没 —
别样的悲剧

台词念毕，也就结束 —
这种是最优秀的剧目
虽然观众星散
舞台幕落 —

"哈姆雷特"对他自己依旧是哈姆雷特 —
即使莎士比亚从不曾写出 —
"罗密欧"虽不曾留下
有关朱丽叶的记录，

它却在人类的心里
反复上演，永无止期 —
这史册上唯一的剧场
场主不能关闭 —

约1863　　　　　　　　　　　　　　　　1929

预感，是伸长的阴影，落在草地 (764)

预感，是伸长的阴影，落在草地 —
表明一个个太阳在落下去 —

通知吃惊的小草
黑暗，就要来到 —

约1863 1890

我的信念大于山 (766)

我的信念大于山 —
所以，山崩了 —
定会接过紫红轮盘
为太阳，引道 —

他首先落脚在风向标 —
然后，缓步上山 —
然后，巡游世界
实现他黄金的意愿 —

如果他黄色的脚落空 —
鸟，将不会飞翔 —
花，将在茎秆上沉睡 —
钟声，没有天堂 —①

我岂敢，吝惜这
关系重大的信念 —

---

① 钟声，指教堂的钟声。

免得天塌，是由于我 ——
箍上的铆钉折断

约1863　　　　　　　　　　　　　　　　　　1929

把勇敢的援助给予 (767)

把勇敢的援助给予
那些孤独的生命 —
那“一位”未能消灭的人们 —
符合人性，而又神圣

把充沛的精力给予
一个无名的男人 —
他全家的温饱福利
没有别人，替他去挣 —

约1863　　　　1929

一加一，是一　　　(769)

一加一，是一 —
二，应该废弃 —
对于学习已经足够 —
若是为了选修 —

或是生，或是死 —
或是永恒，一门就行 —
多了，太大 —
灵魂，难以容纳 —

约1863　　　　　　　　　　1929

无所期望的服务　(779)

无所期望的服务 —
我以为，最高尚 —
不是由于有定额 —
工作而有报偿 —

有利益在激励 —
有希求为动力 —
没有一种勤奋能比
不知底止的努力 —

约1863　　　　1945

等待一小时，太久　(781)

等待一小时，太久 —
如果爱，恰巧在那以后 —
等待一万年，不长 —
如果，终于有爱作为报偿 —

约1863　　　　1945

有一种乏味的欢乐 (782)

有一种乏味的欢乐 —
它，不同于喜悦 —
象霜，不同于露 —
虽然是相同的元素 —

然而一个，喜爱花草 —
另一个，花草畏惧 —
最好的蜜一旦变质 —
对于蜂，毫无价值 —

约1863 1945

永远是我的　　(839)

永远是我的！
再没有假期！
光的学年，从今天开始！
象太阳和四季周转
圆满而不间断。

旧的是美德，新的是课题 —
东方，确实是上了年纪，
但是，在他的紫红课程表上
每个黎明，总是第一。

約1864　　　　1945

我无法买到，它是非卖品 (840)

我无法买到，它是非卖品 —
世上没有第二个 —
我的是独一份。

我一高兴，忘了关上门 —
它走出去了，于是
我又孤单一个人。

如果我能找到它在哪里 —
多远的路程也不介意
哪怕耗尽了积蓄。

只是为了正面瞧它一眼 —
说声“你？”“是不是说？”
然后，转过脸去。

约1864　　　　1945

藏起来很好，听他们寻找 (842)

藏起来很好，听他们寻找！
更好，是被发现，
如果你情愿，就是说
狐狸配合猎犬 —

知道了很好，而又不说，
最好是知道而又能说，
如果能找到不过分迟钝的
罕见的耳朵 —

约1864　　　　　　　　　　　　1945

已经两次，夏季给了原野 (846)

已经两次，夏季给了原野
她美丽的翠绿 —
已经两次，冬季在河面留下
银色的裂隙 —

为松鼠，你准备了整整两个
丰盛的秋季 —
自然啊，就不能给你漂泊的小鸟
一粒，草莓？

约1864　　　　　　　　　　　　1945

知更鸟不为面包屑 (864)

知更鸟不为面包屑
回报一个音节，
但是会把那位女士的名字
在银色编年史上久久牢记。

约1864　　　　1945

从一条板向另一条走去 (875)

从一条板向另一条走去
小心翼翼而且缓慢
我感觉到星星在头的四周
大海在我脚边。

我知道的只是，下一步
就可能是行程的极限 —
这给了我战战兢兢的步态
有人叫它经验。①

约1864 1896

① 这首诗的关键词是 plank。十七世纪海盗杀害俘虏时，蒙上俘虏的双眼，叫他们在突出舷外的板上行走，直到落海溺死，称为 walk the plank。

诗人们只把那些灯点亮　(883)

诗人们只把那些灯点亮 —
他们自己，退场 —
他们激励那些灯芯 —
如果生命之光象太阳那样

为他们所固有 —
每一个时代是一块透镜
会投射出他们的
圆周 —

約1864　　1945

爱，先于生命　(917)

爱，先于生命 —
后于，死亡 —
是创造的起点 —
世界的原型 —

约1864　　　　　　　　　　　　　　　　1896

如果我能使一颗心免于哀伤 (919)

如果我能使一颗心免于哀伤
我就不虚此生
如果我能解除一个生命的痛苦
平息一种酸辛

帮助一只晕厥的知更鸟
重新回到巢中
我就不虚此生。

约1864　　　　1890

一个瘦长的家伙在草地　(986)

一个瘦长的家伙在草地
有时奔驰 —
你也许见过，也许没有 —
他的通报常突然而至 —

草丛被分开，象用梳子 —
一支斑斓的箭杆出现 —
随即在你的脚边封闭 —
分开处又继续向前 —

他喜爱沼泽，那过分阴冷
不宜稼穑的泥土 —
当我还是孩子，赤着脚 —
不止一次，在中午

相遇，曾以为是鞭梢
散落在阳光里 —
我弯下腰去拾取，
它却扭曲着，离去 —

不少自然的居民我都熟识，
他们对我，也不认生 —
我常为他们感受到一种
亲切的喜悦激情 —

却从不曾见到这家伙时
不论有伴或是独自一人
不是呼吸发紧
骨头里感觉到零 —①

约1865 1866

① 此诗曾以《蛇》为题发表。

崩溃，不是一瞬之功 (997)

崩溃，不是一瞬之功
一个根本性的停顿
石雕的风化粉碎
都是有机的腐败过程。

先是灵魂结上蛛网
表面落上灰尘，
茎轴有虫蛀蚀，
本质出现锈痕 —

毁灭有条不紊，魔鬼的工作
缓慢而连贯有序 —
衰败于顷刻，谁也不曾 —
渐变 — 是堕落的规律。

约1865 1945

捆住我，我还能唱 (1005)

捆住我，我还能唱——
夺去，我的曼陀林——
我会在内心弹奏——

杀了我，灵魂会飞起来
向着天国讴歌——
依旧属于你。

约1365　　1945

有点什么，可以希望　(1041)

有点什么，可以希望
切不要太远
是对抗绝望的依仗 —

有点什么，痛苦
切不要太重 —
会终止的，可以忍受。

约1865　　　　　　　　　　　　　　　　1945

我从未见过荒原 (1052)

我从未见过荒原 —
我从未见过海洋 —
却知道石楠的形态[1]
知道波浪的模样。

我从未和上帝交谈
从未访问过天堂 —
却知道天堂的位置
仿佛有图在手上 —

约1865 1890

---

① 石楠，常绿灌木，生长在贫瘠的荒原。

在夏季的鸟鸣之外 (1068)

在夏季的鸟鸣之外
草丛里有哀婉乐音
一个小小族类的弥撒
在隐蔽处举行。

看不见任何仪式
感恩祈祷如此徐缓
成了忧郁的常规旧例
扩大寂寞之感。

在中午最有古趣
当八月就要焚尽
便有这种幽灵的赞美曲
预示安息临近。

优雅风采犹未减色
明辉上未见皱纹
却有神秘的变异使自然
更加令人销魂。

约1866　　　　1891

天空低矮，云层阴暗 (1075)

天空低矮，云层阴暗。
飘落的雪花一片
是越过仓廪，还是飞过沟渠，
内心还在争辩 —

狭隘的风，整天抱怨
有谁待他不善 —
自然，也象我们，有时碰上
未戴冠冕。

约1866　　　　　　　　　　1890

这些是指向自然酒家的路标 (1077)

这些是指向自然酒家的路标 —
她慷慨邀请
一切饿汉，尝她
神秘的芳醇 —

这些是自然之家的礼仪 —
对乞丐，对蜜蜂
敞开胸怀
同样殷勤。

为了证明她真挚
永不凋谢的欢迎
东方，长有紫红
北方，总有那颗星 —

约1866　　　　1929

在这人世间　　　(1078)

在这人世间
最庄严的事情 —
是死亡后的清晨，
屋里忙乱一阵，

打扫干净心房
收拾起爱情
我们将不再使用
直到永恒。①

约1866　　　　　　　　　　　　1890

---

① 永恒，eternity，尚可解作永生、来世、无穷。

最大的一场大火 (1114)

最大的一场大火
发生在每天午后 —
发现，不会吃惊
燃烧，无需担心 —
完成而不发新闻
烧毁西方一座城 —
第二天清早重新造好
以便再一次焚烧。

约1864　　　　1914

要说出全部真理，但不能直说 (1129)

要说出全部真理，但不能直说 —
成功之道，在迂回，
我们脆弱的感官承受不了真理
过分华美的宏伟

象用娓娓动听的说明解除孩子
对于雷电的惊恐
真理的强光必须逐渐释放
否则，人们会失明 —

约1868 1945

太阳出来了　　(1148)

太阳出来了
它改变了世界的面貌 —
车辆来去匆匆，象报信的使者
昨天已经古老！

人们街头相遇
都象有一条独家新闻要报道 —
大自然的丰姿丽质
象巴蒂兹的新货，刚到 —①

约1869　　　　1955

① 巴蒂兹，地名。

大海对小溪说“来啊” (1210)

大海对小溪说“来啊”—
小溪说，“等我长大”—
大海说，“那时你就成了大海 —
我要的是小溪，现在就来！”

大海对大海说“去吧”—
大海说“我就是他 —
你所珍爱的”；“有学问的水 —
智慧，对于我，乏味”

约1872　　　　　　　　　　1947

有人说，有一个字　　(1212)

有人说，有一个字
一经说出，也就
死去。

我却说，它的生命
从那一天起
才开始。

1872?　　　　1894

我们能猜的谜 (1222)

我们能猜的谜
我们很快抛弃 —
世上将没有陈腐，只要
昨日尚被认为神奇 —

约1870　　　　1945

如果我不曾见过太阳　(1233)

我本可以容忍黑暗
如果我不曾见过太阳
然而阳光已使我的荒凉
成为更新的荒凉 —

约1872　　　　1945

乞丐沿门乞讨名声 （1240）

乞丐沿门乞讨名声
很容易得到满足
但是，面包更加神圣
却难以找到施主

约1872 1945

没有一艘船能象一本书 (1263)

没有一艘船能象一本书
也没有一匹骏马能象
一页跳跃着的诗行那样 ——
把人带往远方。

这渠道最穷的人也能走
不必为通行税伤神 ——
这是何等节俭的车 ——
承载着人的灵魂。

约1873　　　　　　　　1894

亲爱的三月，请进 (1320)

亲爱的三月，请进 —
我是多么高兴 —
一直期待你光临 —
请摘下你的帽子 —
你一定是走来的 —
瞧你上气不接下气 —
亲爱的，别来无恙，等等等等 —
你动身时自然可好 —
哦，快随我上楼 —
有许多话要对你说 —

你的信我已收到，而小鸟
和枫树，却不知你已在途中 —
直到我宣告，他们的脸涨得多红啊 —
可是，请原谅，你留下
让我涂抹色彩的所有那些山山岭岭 —
却没有适当的紫红可用
你都带走了，一点不剩 —

是谁敲门？准是四月。
把门锁紧 —
我不爱让人纠缠 —
他在别处呆了一年 —
正当我有客，才来看我 —
可是小事显得这样不足挂齿
自从你一来到这里

以至怪罪象赞美一样亲切
赞美也不过象怪罪 —

约1874　　1896

禁果有一种滋味 (1377)

禁果有一种滋味
为合法的果园所耻笑 —
青豆，何等鲜美
豆锅被本分贴上封条 —

约1876　　　　1896

池塘里的大厦 (1379)

池塘里的大厦
青蛙不愿再住 —
他跳上木桩
发表长篇演说

听众有两个世界
但要把我除掉 —
这四月的雄辩家
今天嗓子哑了 —

手套戴在脚上
他生来没有巴掌
他那口才是汽泡
象他的名声一样 —

发现为他鼓掌
实在叫人丧气
德摩斯梯尼已消失
在碧绿的水底 —①

约1876　　　　　　　　　　1896

① 德摩斯梯尼，古希腊演说家。

舆论是个飞来飞去的东西 (1455)

舆论是个飞来飞去的东西，
但是真理，生命比太阳长久 —
如果我们不可兼得 —
要那最古老的一个 —

约1879 1924

一只旋转的飞轮* (1463)

一只旋转的飞轮
一条瞬息消逝的线 —
一声翡翠的共鸣 —
一股胭脂红的急湍 —

灌木林梢的花朵
端正碰歪了的头 —
多半是突尼斯的信使
在清晨轻快驰骤 —

约1879 1891

* 此诗所写为蜂鸟。

你不能让记忆生长 (1508)

你不能让记忆生长
如果它失去了根 —
尽管把它扶直
把周围的土壤壅紧

也许能哄骗全宇宙
却救不活那棵植株 —
真正的记忆象雪松
根柢似钻石般坚固 —

也不能砍倒记忆
只要它一旦长成 —
无论怎样摧残
铁的蓓蕾会再生 —

约1880　　　　1945

小石头多么快活　　(1510)

小石头多么快活
独自在路上滚着，
从不介意荣辱浮沉
从不畏惧危机发生 —
他朴素的褐黄衣裳
为过路的宇宙所穿上，
象太阳一样独立
成群或单独，都发光，
以不拘礼的淳朴
履行绝对的义务 —

约1881　　　　1891

我的国家不必更换服装 (1511)

我的国家不必更换服装，
那三件一套的十分漂亮，①
依旧象在列克星顿裁制成，②
第一次说“合身”时一样。

大不列颠不喜欢“那些星星”；③
恶语中伤，十分巧妙 —
说他们的态度里有点什么
在奚落，在激怒她的刺刀。

约1881 1891

---

① “三件一套”，指“三权分立”的国家体制。
② 列克星顿，马萨诸塞州东部一城市，美国独立战争爆发于此。
③ “那些星星”，指美国。美国国旗上有代表各州的星星。

象忧伤一样难以觉察　　(1540)

象忧伤一样难以觉察
夏季已经消逝 —
过分难以觉察，以至
不象是负心而去 —

昏暗早早开始
分馏出一片静谧，
也可能是自然自已
把午后的明光遮蔽 —

黑夜提前到来 —
黎明有异样的景色 —
彬彬有礼而令人心酸
象行将离去的宾客 —

于是，不用羽翼
也不用舟楫
我们的夏季轻盈地逃逸
消失在美的境域。

约1865　　　　1891

谁，未能在下界发现天堂 (1544)

谁，未能在下界发现天堂
也不会找到，在天上 —
因为天使总是赁屋和我们比邻而居，
无论我们迁往何方 —

约1883　　　　　　　　　　　　　　　　　　　　1896

相逢，是意外事故　　(1548)

相逢，是意外事故，
我们按计划飞行 —
一个世纪才有一次
命运会批准发生
如此神圣的差错，
但是年事已高的命运
对幸福过分吝啬
象米达斯吝啬黄金 —①

约1882　　　　1945

马

① 米达斯，已经传奇化了的古代君王。据传说，他曾祈求并得到使他手指接触过的一切变为黄金的魔力。

大的战争已在书堆中埋葬　（1549）

大的战争已在书堆中埋葬 —
小的战斗，还有一场 —
我从未见过的敌人
常对我仔细打量 —
在我和我的战友之间
他曾斟酌再三，终于
选中了精英，忽略了我 —
直到他们全都死去 —
那该多么美，如果
不被离去的好友忘记 —
因为，人到七十
游伴稀 —

约1882　　　　1945

以前，垂死的人　(1551)

以前，垂死的人
知道他们将去何处 —
他们前往上帝的右手边 —
那只手如今已被砍掉
上帝，无法寻找 —

信仰退位
使行为渺小 —
有一星磷火
也比黑暗无光美好 —

约1882　　　　1945

香花会谢 (1578)

香花会谢，
糕点，当天新鲜，
记忆却象歌曲
永远红艳。

约1883 1939

历史，曾经绞杀巫术 （1583）

历史，曾经绞杀巫术
但是如今的历史和我
每天都发现我们身边有
我们需要的各种巫术。①

约1883　　　　1955

---

① 由于原文未加标点，这首诗也可以作如下理解：
历史，曾经绞杀巫术
但是如今的历史和我
发现，我们每天都需要
身边有各种各样的巫术。

他饮食珍贵的文字　　(1587)

他饮食珍贵的文字
他的精神变得强壮。
他再不觉得贫困，
他再不感到沮丧。
他跳着舞过黯淡的日子
使他飞翔的只是一本书，
能有多么大的自由 一
精神摆脱了束缚！

约1883　　　　1890

虽然海洋已睡去　(1599)

虽然海洋已睡去
它们仍然是深的
我们不能怀疑 —
没有一个摇摆不定的上帝
点亮这个住所
为了把它熄灭 —

约1884　　1894

有两个可能　　(1618)

有两个可能
有一个必然
还有，一个应该。
无限的折衷
是我愿！①

约1884　　1955

① 可能，至少有两个。必然，只有一个。应该，是伦理判断。我愿，是各种条件制约下的抉择。

不知黎明什么时候来到 (1619)

不知黎明什么时候来到
我敞开了每一扇门窗，
也许它有羽毛，象小鸟，
也许象海岸，有波浪 —

约1884　　　　1896

上帝其实是个爱吃醋的神祇 (1719)

上帝其实是个爱吃醋的神祇
他容不得我们俩同作游戏
而不是宁愿
和他在一起。

1945

我若知道第一杯是最后一杯 (1720)

我若知道第一杯是最后一杯
我一定久久不饮，
我若知道最后一杯是第一杯
我一定一口饮尽。

杯啊，这是你的过错，
嘴唇并没有骗我。
不，嘴唇，那是你的，
欢乐应负最大罪责。

? 1945

我啜饮过生活的芳醇　(1725)

我啜饮过生活的芳醇 ——
付出了什么，告诉你吧 ——
不多不少，整整一生 ——
他们说，这是市价。

他们称了称我的份量 ——
锱铢必较，毫厘不爽，
然后给了我我的生命所值 ——
一滴，幸福的琼浆！

?　　　　1929

我的生命结束前已结束过两次 (1732)

我的生命结束前已结束过两次；
它还要等着看
永恒是否会向我展示
第三次事件。

象前两次一样重大
一样，令人心灰望绝。
离别，是我们对天堂体验的全部，
对地狱短缺的一切。

1896

要造就一片草原 ······ (1755)

要造就一片草原，只需一株苜蓿一只蜂，
一株苜蓿，一只蜂，
再加上白日梦。
有白日梦也就够了，
如果找不到蜂。

?　　　　　　　　　　　　　　　　　　1896

到天堂的距离　　(1760)

到天堂的距离
象到那最近的房屋
如果那里有个朋友在等待着
不论是祸是福 —

灵魂该有多么坚强，
能够承受得起
走近的脚步声 —
门的开启 —

约1882　　　　1890

名声是一只蜜蜂　　(1763)

名声是一只蜜蜂。
　它有一首歌 —
它有一根刺 —
　啊，它也有翅膀。

? 　　　　1898

过分欢乐的时光自行消散 (1774)

过分欢乐的时光自行消散
不留一点痕迹 —
痛苦不长一根羽毛
或是太重，难以飞去 —

约1870 1945

地球有许多曲调 (1775)

地球有许多曲调。
没有旋律的地方
是未知的半岛。
美是自然的真相。

但是为她的陆地作证，
为她的海洋作证，
我以为，蛩鸣
是她最动人的哀乐声。

? 1945

附 录 一

书 简 选 译

260

致托·温·希金森*

1862年4月15日

希金森先生：

你是否太忙，以致无暇告诉我，我的诗是否活了？

我的心离它自己太近 — 它无法看清 — 而我别无他人可问 —

如果你认为它有了呼吸 — 而且你有暇见告，我将不胜感激 —

如果我弄错了 — 你又敢于对我直说 — 我将更诚挚地 — 敬重你 —

---

* 希金森（Thomas Wentworth Higginson，1823—1911），1841年毕业于哈佛学院，而在哈佛神学院取得学位后，担任牧师。南北战争爆发后，他辞去神职，参加联邦军队（1862—1864），成为南卡罗来纳州第一志愿军的一名上校。他终生为自由事业奋斗，而且是个多产作家。他和狄金森之间的通信在美国文学史上有极大重要性。

  此信并未署名，但是附有艾米莉·狄金森签了名、装在另一封套内的一张卡片。这是她在《大西洋》月刊上读到了希金森为辅导青年习作者而写的《致一位年轻的投稿者》之后写给他的，并随信寄去了她的四首诗："安然在他们洁白的卧室内"、"我们先玩人造珠宝"、"最近的梦如烟消散"和"我告诉你太阳怎样升起"。这标志着他们之间一直保持到狄金森逝世为止的长期通信的开端。希金森于1891年10月第一次在《大西洋》月刊上公开发表此信时，在前记中写道："1862年4月16日，我正住在马萨诸塞州沃尔塞斯特城，我从那里的邮局取回了如下这封信。"

随信附上我的名字 — 请求你，先生，请把实话告诉我 —

你不会辜负我的信任 — 这是无需请求的 — 既然敬意是它本身的典质 —

261

致托·温·希金森

1862年4月25日

希金森先生：

我早该对你的关怀表示感激 — 但是我病了 — 今天我伏枕给你写信。

谢谢你的外科手术 — 并不象我设想的那样痛。遵嘱 — 我又寄上几首 — 尽管这几首也许没有什么不同 —

当我的思想外衣剥光 — 我就能加以区别 — 而给它们穿上袍子 — 它们就显得相似而且发僵。

你问我多大开始写诗？直到这个冬天为止 — 先生 — 除了两首以外 — 我没有写过诗 —

从去年9月起 — 我感到一种恐惧① — 我不能对任何人

① 这里所指，可能是查尔斯·沃滋华斯牧师(Charles Wadsworth，1814—1882）要离开费城，经由巴拿马运河前往西海岸的旧金山出任神职一事，虽然到1862年4月才成为事实，可能在前一年9月已经决定。这位牧师，在她的书信中被她称作（除妹妹以外唯一的一个）“人世间最亲爱的朋友”。当时北美大陆战火纷飞，交通不便，这次远行近乎死别。艾米莉可能是1855年在费城认识他的。他于1860年和(1870年从旧金山回到费城后的）1880年，先后看望过她两次。

说，于是我就唱歌，正象那个经过坟场的孩子[1] — 因为我害怕 — 你问到我的书 — 诗人 — 我有济慈 — 勃朗宁夫妇，散文 — 罗斯金先生[2] — 托马斯·布朗爵士[3] — 和《启示录》[4]。我上过学 — 但是用你们的话来说 — 我缺乏教育。当我还是个小姑娘，我有过一个朋友[5]，他曾教导我什么是不朽 — 但是他自己探索得太近了 — 他再也没有回来 — 不久，我的导师[6]，去世 — 有好几年，我的辞典 — 成了我仅有的伴侣 — 后来我又找到一位[7] — 但是他不满足于我做他的学生 — 他离开了这个地方。

你问我目前的伴侣—小山 — 先生 — 落日 — 还有一只狗 — 象我一样大，是我父亲[8]为我买的 — 它们比人好 — 因为它们知道 — 但是不说 — 池塘里的响声，在中午 — 比我的钢琴更动听。我有一个哥哥[9]，一个妹妹[10] — 我的母亲[11]不关心思想 — 我的父亲，忙于写辩护状 — 顾不

---

① 所谓象孩子过坟地，是说，心中害怕，吹口哨给自己壮胆。
② 罗斯金（John Ruskin, 1819—1900），英国散文作家，评论家。
③ 布朗爵士（Sir Thomas Browne, 1605—1682），英国作家，医生。
④ 《启示录》，《圣经·新约》最后一篇。
⑤⑥ 均指本杰明·弗兰克林·牛顿（Benjamin Franklin Newton, 1821—1853）。他没有进过大学，曾从艾米莉的父亲学法律（1847—1849）。他的突然离去，有人解释为由于求娶艾米莉而为其父所拒。牛顿曾给了她最初的文学熏陶，也是承认艾米莉诗才的第一人。他离去后不久便结婚，又不久，死于肺病，年仅三十二岁。
⑦ 这一位，指查尔斯·沃兹华斯牧师。
⑧ 父亲，爱德华·狄金森（Edward Dickinson, 1803—1874），终生居住在艾默斯特，在此从事律师工作达四十八年之久；曾两次代表本地区出席马萨诸塞州州议会，一次当选为美国第三十三届国会议员（1853—1855）。
⑨ 哥哥，威廉·奥斯汀·狄金森（William Austin Dickinson, 1829—1895），早年和艾米莉特别亲密。从艾默斯特学校毕业后入哈佛法学院，后来继承父业，在艾默斯特终生从事律师工作。
⑩ 妹妹，拉维妮亚·诺克洛斯·狄金森（Lavinia Nocross Dickinson, 1833—1899），是她发现了艾米莉的诗稿，并由于她坚持不懈的努力，艾米莉的第一本诗集才得以问世（1890）。她也象姐姐一样，终生未嫁。
⑪ 母亲，艾米莉·诺克洛斯·狄金森（Emily Nocross Dickinson, 1804—1882）。

上注意我们做些什么 — 他给我买了许多书 — 却又央告我不要读 — 他怕这些书搅乱我的思想。他们都信教 — 除了我 — 每天清早都要对一个幻影说话 — 他们都称他为“父”。但是我担心我的叙述会使你厌烦 — 我很想知道 — 你能告诉我怎样成长吗 — 也许不可言传 — 就象旋律 — 或是巫术？

你谈到惠特曼先生① — 我从未读过他的书 — 但是有人告诉我，他名声不好 —

我读过普雷斯科特女士的《事件》②，但是它在暗中跟着我 — 所以我避开了她 —

这个冬天有两位报刊编辑到我父亲家里③ — 向我索取我的才华 — 我问他们“为什么”，他们说我吝啬 — 而他们要为世界而加以利用 —

我 — 自己 — 无法衡量我自己。

我自己觉得 — 我渺小 — 我读了你发表在《大西洋》上的文章④ — 对你产生了敬意 — 我确信你不至于拒绝回答对你推心置腹提出的问题 —

---

① 惠特曼（Walt Whitman，1819—1892），艾米莉·狄金森同时代的美国伟大诗人，終生所写诗篇，都收入篇幅不断扩大的《草叶集》。他的诗，形式上不拘泥于传统格律，内容更百无禁忌，以致为不少真假清教徒斥为渎神、下流、惊世骇俗。惠特曼的诗作未能列入狄金森家的藏书，当然不足为怪。

② 《事件》发表在《大西洋》月刊1860年5月号，作者全名为赫丽艾特·普雷斯科特·斯保福德（Harriet Prescott Spofford）。

③ 两位编辑可能是鲍尔斯（Samuel Bowles，1826—1878）和霍兰（Josiah Gilbert Holland，1819—1881），当时均为《斯普林菲尔德共和日报》编辑，他们都是狄金森家的好友。不过，也难以完全肯定，因为“报刊”原文是复数。

④ 指《致一位年轻的投稿者》。

这些 — 先生 — 就是你想要知道的吗？

你的朋友

艾—狄金森

265

致托·温·希金森

1862年7月7日

亲爱的朋友：

你的来信并没有使我陶醉，我以前已尝过朗姆酒 — 多明各只来一次① — 然而我不曾感受过象你的意见带来的这样深的喜悦，如果我要向你道谢，泪水会阻遏我的言词 —

我的导师②病危时曾告诉我，他希望能活到我成为诗人，但是死神很象是我无法驾驭的群众 — 而在多年之后 — 果园上突然出现光亮，也许是随风刮来了新的气息，使我不能平静 — 我感受到一种痉挛，这时 — 诗的作用仅在于缓解 —

你的第二封信出我意外，我有片刻的飘然之感 — 是我不曾料想到的。你的第一封 — 并未使我难堪，因为真话 — 不会使人羞惭 — 我感谢你的公正 — 但是不能舍弃那些能

---

① 朗姆酒，甘蔗制酒。多米尼加首都圣多明各盛产此酒。艾米莉以"多明各"象征能使人醉的酒神。

② 这位导师，是本·牛顿。

够以它们的音响使我的脚步趋于平稳的铃铛①。也许香膏，显得更加美妙，因为第一次，你曾使我流血。

读到你建议我推迟“发表”，我不觉哑然失笑 — 发表的念头和我的思想相去有如天渊。

如果声誉属于我，我逃也无法逃脱 — 如果与我无缘，我就会由于追逐而虚度过最漫长的一天 — 我的狗就会对我不满 — 那么 — 还是我的赤脚等级更好 —

你认为我的步态“痉挛” — 先生 — 我正处在危险之中 —

你认为我“失去控制”，我缺少一位裁判。

你是否有时间做一位你一定认为我需要的那种“朋友”？我的形体很小 — 不至于使你的桌面感到拥挤 — 也不大会象啮咬你藏书的老鼠那样喧声吵闹 —

如果我能把我所作的东西寄给你 — 不至于频繁到成为麻烦 — 并能问你，我是否表达清楚了 — 对于我，这就会是一种控制 —

水手看不见北方 — 但是知道磁针能 —

我把手放进，“你在黑暗中伸给我的手”里，

然后走开。现在，我说不出话来了 —

仿佛我乞讨寻常施舍，
一位陌生人把一个王国

① 铃铛，指韵脚。据狄金森的传记作者认为，希金森，这位未能摆脱传统格律观念的“导师”，认为她用韵“不稳”、“痉挛”，曾劝她干脆放弃，象惠特曼那样，写无韵的自由诗。

塞进我惊讶的手里，
而我，站着，不知所措 ——
仿佛我询问，东方
是否有一个给我的早晨 ——
它竟提起紫红水闸，
用黎明把我冲击成齑粉！

可是，你愿意做我的导师吗，希金森先生？

你的朋友

艾·狄金森

268

致托·温·希金森

1862年7月

你能相信我吗 —— 没有？现在我，没有肖像，但是我的身材纤小，象一只鹪鹩，我的头发蓬乱，象毛栗的针刺；我的眼睛，象客人留在杯里的褐色葡萄酒 —— 有这样的描写也就够了吧？

我父亲常为这事大惊小怪 —— 他说死神说不定什么时候降临，别人的像他全都有 —— 唯独没有我的，但是我注意到

这些东西很快就磨损了，我倒预先避免了这种羞辱 — 你不会认为我古怪吧 —

你说到“深色”。我熟悉蝴蝶 — 蜥蜴 — 和红门兰 —

难道他们不都是你的同胞？

我能成为你的学生很高兴，我一定不辜负你的关怀，但是我无法回报。

假如你果真同意，我现在就详细提出 —

你是否愿意指出我的缺点，象对你自己一样直率。因为我宁愿忍受疼痛，也不愿不治而死。人们去看外科医生，不是为了夸耀 — 骨头，先生，而是请他正骨，而内部的骨折更加危急，所以，导师，我将献上我园中的花 — 服从，和我所懂得的一切感激。也许你在笑我。但是不能因此而停住 — 我的事业是圆周 — 一种愚昧无知，不是对于习惯，而是，如果遇到朝晖 — 或是夕阳见到我 — 先生，可以说，我是那美景中唯一的袋鼠[1]，这使我痛苦，我想，教诲会改变这种状况。

我知道，除了培养我，你还有许多事情要做 — 请你，请你自己规定，我可以多长时间请教一次 — 而不至于造成你的不便。一旦 — 你为接待我而感到后悔，也就是发现了我不是你所设想的那种材料 — 你一定要赶走我 —

当我写到我自己，作为诗的代表 — 那不就是指 — 我 — 而是一个虚设的人物。有关“完美”的见解，你是对的。

---

[1] 圆周，似乎是指写诗。诗，是以诗人为圆心的投射物。袋鼠，或表示与美景不协调，或表示对于美的拙于感受，但是就艾米莉而论，更可能表示拙于表达对于美的感受。所谓无知，指此。

今天，使昨天显得卑下。

你谈到《琵帕走过》① — 以前，我不曾听人谈过《琵帕走过》。

你看，我是这样孤陋寡闻。

要向你致谢，使我感到惶惑。你永远是无所不能的吗？如果我有一种愉快为你所缺，我很乐于奉献。

你的学生

342

致托·温·希金森*

1870年8月16日

亲爱的朋友：

我会在家，很高兴。

我以为你说的是15号。难以置信永远不会使我们吃惊，因为难以置信。

艾·狄金森

① 《琵帕走过》，英国诗人罗伯特·勃朗宁（Robert Browning，1812—1889）的诗剧，发表于1841年。写女工琵帕度她一年一度的节日，边唱边走，从城中走过，她圣洁的歌无意中感化了包括一名主教在内的四个各怀鬼胎或有罪的人。

* 这封短简，显然是对于希金森通知她已经到达、询问她可否来访的函件的答复。她本以为他会在前一天（15日，星期一）来到。以下所附希金森致其妻的信，写于8月16日夜间，所标日期为：艾默斯特/星期二，晚10点。

342a

托·温·希金森致其妻

1870年8月16日

我今晚不准备坐个通宵，把有关艾·狄的一切都写信告诉你，亲爱的。但是如果你读过斯托达德夫人① 的小说，你就可以理解一个其成员各行其是的家庭。然而我只看见她。

一座县城律师的巨大宅邸，棕色的砖，高大的树木，一片花园。我递过我的名片。一间客厅，阴暗、凉爽而有点古板，一些书，几幅版画，一台打开的钢琴——《马尔本》和《户外集》也在那些书中间②。

门口传来踢踏作响的孩子般的脚步声，一个身材矮小、面貌平常的妇女轻盈地走了进来。她略微发红的头发梳成光滑的两束，她的相貌有点象贝勒·多夫，不比她丑——也不比她漂亮——穿一身很普通但是极为干净的白色凸纹布衣裳，披一条蓝色网眼毛线披巾。她拿着两支萱草向我走来，以一种稚气的方式放在我手里，用一种惊慌的孩子般柔和的嗓音，喘吁吁地对我说："这算是我的介绍，"接着又低声说：

① 斯托达德夫人（Elizabeth Drew Stoddard, 1823—1902），美国小说作家。

② 《马尔本》(Malbone)，托·温·希金森的一部长篇小说；《户外集》（Out Door），他的有关自然界动、植物的散文集。

"如果我感到惊慌，请原谅，因为我从不会见陌生人，不知道该说些什么"——但是她不久就谈起来了，滔滔不绝——而又谦恭有礼——有时会停下来让我说——但是随时准备重新接过话头。她的风度介乎安吉·蒂尔顿和奥尔科特先生之间——但是和他们不同，她极其天真、单纯，说了许多事情，你会觉得愚蠢，我却认为聪明——有些，你会喜欢听的。我写几件在这一页的背后。

……

我两点到达，九点离开。艾·狄曾经有一整夜梦见你(而不是我)，第二天就接到了我通知她要来的信！！她只是从我评介夏洛特·霍斯[1]的文章中提到你的地方才对你有所了解的。

"女人爱说；男人沉默。这是我为什么怕女人的原因。"

"我父亲只在星期天读书——他读的是寂寞而严峻的书。"

"如果我读一本书，而这本书能够使我浑身发冷，什么火也无法使我暖和，我知道那是诗。如果我切实感觉到我的天灵盖好象被揭开了，我知道那是诗。我认识诗的方式仅限于此。难道还有别的方式吗？"

"没有任何思想的大多数人是怎么活着的。世界上有许多人（你在街上一定已经注意到他们)。他们是怎么活着的。每天清早他们怎么能找到力量穿衣裳的。"

"当我不能用我的眼睛时，想到真正的书是这么少，以至可以很容易找个人把全部都念给我听，对于我倒成了一种安

---

① 希金森帮助培养的一名青年女作者。

慰。"

"真理是如此稀少，把它说出来就令人愉快。"

"生活使我心醉神迷，仅仅意识到在活着就足以令人欣喜。"

我问她是否从不觉得有对于职业的需要，从不离开这地方，从不会见任何来客。"我从不曾想到去设想在未来的全部时间里我会有丝毫接近于那种需要的可能。"（她又说）"我觉得我把自己的意思表达得还不够强烈。"

所有的面包都由她做，她父亲只爱吃她做的。他父亲还说，"人必须吃点布丁"，说时流露出不胜向往的神情，就仿佛向往彗星——于是，她就做布丁。

342b

托·温·希金森致其妻

1870年8月17日

还是艾•狄。

"你能告诉我什么是家么？"

"我从来没有母亲。我以为，母亲就是你感到苦恼时你可以跑去找她的那个人。"

"我直到十五岁才知道怎样从钟表上看时间。我父亲以为他已经教过我，而我并没有懂，我不敢说我没有懂，也不敢

问任何别人，怕的是让他知道。"

我以为她父亲并不严厉，而是难以接近。除了《圣经》，他不希望他们读任何东西。一天她哥哥带回家一本《卡瓦纳》①，他把它藏在钢琴盖下，然后向她示意。他们全都读了。她父亲终于发现时，很不高兴。也许是在此以前，她父亲的一个学生非常惊讶，他们居然从未听说过〔莉迪亚·玛丽亚〕蔡尔德夫人。他常把书带给他们，藏在门旁的灌木丛里。他们那时都还是些穿着短小的衣裳，把小脚蹬在椅子档上的小东西。在读到第一本使她醉心的书之后，她就想："这才是一本书呢！这样的书一定还有！"

"事情从我们心里消失时是遗忘还是吸收？"

亨特少校是她所见过而又使她觉得最有趣的一个人。她记得他说过的两件事——她的那只大狗"懂得万有引力"，以及，当他说他会再来时，他说"一年以后。如果我说一个较短的时间，结果一定更长。"

当我说改天再来时，她说："说一个长点的时间吧，结果会近些。改天，没有意义。"

在长时间不用眼睛以后，她读了莎士比亚。她想，为什么还需要有别的书呢。

我接触过的人中间，从不曾有一个象她这样使我的神经穷于应付。我还没碰到她，她就躲开了。幸亏我没有住在她家附近。她常以为我疲倦了，似乎很能体贴人。

① 《卡瓦纳》，朗费罗写的小说。

附 录 二

事 略 系 年

1830年12月10日	生于马萨诸塞州艾默斯特镇。
1840年	入艾默斯特学校（1847年毕业）。
1844年5月—6月	访问亲友于波士顿、坎布里奇、沃尔塞斯特。 其他几次离开艾默斯特的出访： 1851年：兄奥斯汀①，于马萨诸塞州波士顿。 1853年秋：霍兰夫妇②，于马萨诸塞州斯普林菲尔德。 1854（？）年末1855（？）年初：首都华盛顿和费城。 1861年10月：康涅狄格州米德尔顿。 1864年2月，11月：波士顿，治疗眼疾。 1865年4月，10月（？）：波士顿，治疗眼疾。
1847—1848年	就读于马萨诸塞州南哈德利的芒特霍利约克女子学院。
1850年2月	瓦伦丁节致乔治·戈尔德③戏谑诗《醒来，九位缪斯……》发表在艾默斯特学校的《Indicator》。生前发表的其他诗篇有： 1852年2月20日："Sic transit gloria mundi"④，《斯普林菲尔德共和日报》。 1861年5月4日："我品味未经酿造的饮料"，《斯普林

① 奥斯汀当时正在哈佛法学院学习。

② 霍兰夫妇：乔赛亚·吉尔伯特·霍兰（见第257页注③）于1845年与伊丽莎白·卢娜·恰平（Elizabeth Luna Chapin, 1823—1896）结婚。他曾和鲍尔斯在《斯普林菲尔德共和日报》共事，1870年，自己创办了《斯克里布纳月刊》(Scribner's Monthly)，并担任主编直到去世。霍兰夫妇是艾米莉最亲密的朋友，他们之间书信频繁，终生不断。

③ 乔治·戈尔德（George Henry Gould, 1827—1899），奥斯汀·狄金森的好友和同班同学，后来担任神职。他从艾米莉收到的一批"珍贵"的信件，可惜终于未能找到。

④ 拉丁文："人世的荣华如此短暂"。

菲尔德共和日报》。

1862年3月1日："安然在他们洁白的卧室内"，《斯普林菲尔德共和日报》。

1864年3月12日："有些人过安息日到教堂去"，《圆桌》。

1864年3月30日："在黄金中闪耀，在紫红中熄灭"，《斯普林菲尔德共和日报》。

1866年2月14日："一个瘦长的家伙在草地"，《斯普林菲尔德共和日报》。

1878年："成功的滋味最甜"，《诗人的假面舞会》①，波士顿。

1857年12月16日 R.W.爱默生②在艾默斯特发表演说，并访奥斯汀·狄金森一家。

1862年4月15日 首次致函托马斯·温特沃斯·希金森③求教。

1870年8月16日 托·温·希金森到艾默斯特看望艾米莉·狄金森。

1873年12月3日 托·温·希金森第二次也是最后一次来访。

1874年6月16日 父亲爱德华·狄金森④在波士顿去世。

---

① 诗集，所收各家诗篇一律不署作者之名，故名。

② 爱默生（Ralph Waldo Emerson，1803—1882），美国思想家、散文作家、诗人。是美国"超验主义运动"的代表人物。他认为，人的本质不在物质而在精神，人本身就是有限的造物主。他主张建立一种有创见的而不是依赖传统的诗和哲学。并且认为，美的目的不在模仿，而在创造；还认为，构成诗的不是韵律，而是韵律组成的主题，是生气蓬勃的思想。他的诗文不追求华丽的辞藻，语言洗练，比喻生动，说理透彻，气势磅礴，富有高度的哲理性。

③ 希金森，见第254页题注。

④ 爱德华·狄金森，见第256页注⑧。

1876年8月20日	海伦·亨特·杰克逊①函请艾·狄金森向《诗人的假面舞会》供稿。
1878年7月25日	《斯普林菲尔德共和日报》一篇文章暗示，艾·狄金森和海伦·亨特·杰克逊合作了"撒克斯·霍尔姆"连载小说。
1882年11月14日	母亲狄金森夫人去世。
1883年3月31日	托马斯·奈尔斯②函请艾·狄金森提供诗稿以备出书。
1886年5月15日	逝世于艾默斯特。
1890年	《艾米莉·狄金森诗集》第一辑，由生前友好马贝尔·卢米斯·托德③与托·温·希金森编成出版。
1891年	《艾米莉·狄金森诗集》第二辑，由托·温·希金森和马·卢·托德编成出版。
1894年	《艾米莉·狄金森书信集》两卷本，由马·卢·托德编成出版。
1896年	《艾米莉·狄金森诗集》第三辑，由马·卢·托德编成出版。
1914年	诗集《单独一只猎犬》，由马莎·狄金森·比安奇④编

① 海伦·亨特·杰克逊（Helen Fiske Hunt Jackson, 1830—1885），是艾默斯特学院教授费斯克（Nathan Welby Fiske）的女儿。1865年开始投身于写作。她和艾米莉曾在童年同学，但是真正成为朋友是在七十年代，这时海伦已经被称为"一流"诗人和小说作家。她是艾米莉仅有的一位承认她为真正诗人的同时代人。她在逝世前不久曾要求充当艾米莉的文学代理人，艾米莉很可能颇为所动。

② 奈尔斯（Thomas Niles, 1825—1894），是波士顿的一位出版商。他和艾米莉之间的通信，始于《诗人的假面舞会》一书出版之后，这本匿名诗集收录了她的"成功的滋味最甜"。

③ 托德（Mabel Loomis Todd, 1856—1932），1875年毕业于艾默斯特学院，后来回该校任实验室主任和天文与航海学教授。

④ 马莎·狄金森·比安奇（Martha Dickinson Bianchi, 1866—1943），艾米莉的侄女，她哥哥奥斯汀的独生女。从1914年开始编她姑母的诗集。

成出版。

1924年　《艾米莉·狄金森传略及书信》，由马·狄·比安奇编成出版。

《艾米莉·狄金森诗选》，由康拉德·艾肯①编选，在伦敦出版。

《艾米莉·狄金森诗全集》，由马·狄·比安奇和艾弗烈德·里特·汉普森编成出版。

1929年　《艾米莉·狄金森诗集续编》，由马·狄·比安奇编成出版。

1931年　《艾米莉·狄金森书信集》增订版，由马·卢·托德编成出版。

1932年　《面对面的艾米莉·狄金森：未发表的书简和回忆》，由马·狄·比安奇编成出版。

1935年　《艾米莉·狄金森未发表诗集》由马·狄·比安奇和艾·里·汉普森编成出版。

1937年　《狄金森诗集》，由马·狄·比安奇和艾·里·汉普森编成出版。

1945年　《乐曲的雷霆：艾米莉·狄金森新诗集》，由马·卢·托德和米利森特·托德·宾厄姆编成出版。

1951年　《艾米莉·狄金森致乔赛亚·吉尔伯特·霍兰博士暨夫人书信集》，由西奥多拉·范·瓦格纳·沃尔德编成出版。

1955年　《艾米莉·狄金森诗集》，"附有异文及评注的"三卷本，即"最接近于手稿原状的"版本，由托马斯·

---

① 艾肯（Conrad Potter Aiken，1889—1973），美国诗人、小说作家、评论家。他编选的《狄金森诗选》，对于认识这位女诗人的杰出成就作出了重大贡献。

	H·约翰逊编成出版。收诗1775首。
1958年	《艾米莉·狄金森书信集》三卷本，由托·H·约翰逊和西奥多拉·沃尔德编成出版。收书简1049件。
1981年	《艾米莉·狄金森手稿集》影印两卷本，由R·W·富兰克林编成出版。
1984年5月	美国文学界仿效英国，于“美国文学之父”华盛顿·欧文（Washington Irving，1783—1859）诞生二百周年之际，辟“诗人角”于纽约圣约翰教堂。除欧文外，首批“入角”的两位诗人是艾米莉·狄金森和沃特·惠特曼。献给狄金森的铭文是：“啊，杰出的艾米莉·狄金森！”

［Ｇｅｎｅｒａｌ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书名＝狄金森诗选
作者＝
页数＝２７２
ＳＳ号＝０
出版日期＝
Ｖｓｓ号＝５４７１７５８６